



鹽政志卷之七

疏議

國朝王純恤竈疏

洪武二十七年。浙江布政使純建言。竈丁煎鹽

之苦。不分冬夏晝夜。比之工役。有何輕重。有司雜泛差役。全無優免。是以鹽丁分力。額課常虧。

曹弘禁私販疏

正統元年。都御史弘奏曰。近訪淮揚二府沿海居民。

所種田地。鹹鹺。或值天旱。全無收穫。是以饑窘益甚。不得已。乃私煎鹽。或五斤十斤。於隣近鄉村。易換食糧。養贍人口。官司巡拏。小民不敢換易。多流入他鄉。其江南常

一 臣正三卷一
熟江陰諸處富豪軍民糧長之家常令家人軍伴駕使大船灣泊掘港諸場交通頑民大戶與販每船不下二三百引往湖廣江西諸路發賣玩法為姦恬不知畏今沿海之地俱有備倭官軍乞行御史尹鏜責令前項官軍嚴加守把遇有與販船隻輒便擒拏仍於本巡衛分量撥官軍隨從誠有容私縱放通行問罪庶姦頑知警私鹽自息矣

舒廣便商議

六年戶科給事中廣奏曰洪武末樂間客商開中鹽糧忘

共寒暑跋跣不遠數千里齎貨買糧中納鹽引故凡納糧邊衛者皆得給引關鹽由是官民相信軍儲是資誠為經久之計宣德以來或因鈔法而阻截或以見鹽而停

支舊引未給新例復行致使商賈積年守候不得關支資本既失流落垂老妻孥無賴端可憫也乞查有未樂元年以後客商許令挨次給與引目運司照舊關支如有願關鈔者亦許該部依數給鈔

周鑑催督鹽課疏

七年山東運司經歷鑑奏各處鹽運司及分司

所轄場分專理催辦鹽課每歲總司委官將帶分司印信下場催辦年終通關繳報放支近年因竈戶逃移數多各分司場官不及時催督以致鹽課逐年拖欠分司官回司止將印信交總司別無文卷查考乞令各司今後委官春初下場提督各官總諸人撫恤竈民設法催前完足通關繳報將數目文卷關總司查照庶額課無虧而

事有稽考

吳方大科斷罪類疏

景泰元年兩浙運使方大奏曰竊惟洪武

事例凡軍民人等與販私鹽正犯處死及犯徒罪以上調衛充軍擺站是故人知所懼不敢輕犯近者冬場竈戶及衛府軍民因鹽禁稍輕通同與販或妄生詞訟攪擾鹽司誠為戾法乞准今後凡有犯私鹽及干礙鹽司一應詞訟等事該擬徒流雜犯者竈丁各照年限調場煎鹽別取戶丁煎辦本名正額軍餘調沿海邊衛守瞭民發江北擺站各滿日疎放寧家著役如此庶有所懲而畏犯法

王鉉優恤竈丁議

五年兵科給事中鉉奏曰開中有益於軍餉煎

鹽則賴於民力洪武年間凡竈民之家止納稅糧免其雜泛差役專力辦鹽所以額課無虧邊儲有積近者竈戶與民一體當差又煎辦鹽額且如他人犯徒罪問發煎鹽只辦本身鹽課並無分外差科其竈戶係平民點充反加別役雖經奏准優免有司妄執不從是以逃半僅存者貧苦莫勝以致課額不能完足商人經年坐守深為可憐乞行天下有司凡竈戶之家除正役納糧外其餘長解隸兵禁倉庫役一應雜泛差役并科派等項悉皆蠲免如此則鹽課易完軍餉可足矣

馬京禁革勢要姦商議

成化四年太子少保戶部尚書京奏

曰切詳鹽法之制自古有之洪惟我朝設運司提舉等衙門銓官撥吏督令竈丁

依時煎辦以供兵賦而資邊儲取之不窮用之不竭。正統間鹽法不通。簡命大臣整理。官民畏懼。人皆遵守。官有餘鹽。商獲餘利。以故邊儲有積。而鹽法無滯也。近年內外官豪縱容家人軍伴投托近侍。飾奏規稱其處缺糧。要令子弟家人上納。朦朧幸准。乃就京師地方轉賣。或赴開中處所。每千引賣銀百餘兩。或七八十兩。名曰賣窩錢。彼盡得利。使客商垂首喪氣而已。其人所得項鹽。一時售賣不盡。坐占月久。勢如狼虎。雖稱有例。許令召人頂中。官司畏其權勢。不敢奉行。改圖所以外路客商計其所費本多。恐後贏利微細。通同彼處監臨。勢要賄賂該倉官。攢斗級。或將官軍該支月糧。指數作數。或將關出積年陳米。相沿進納。甚至虛出通關。偽造假印。挿和少

土。累官查盤。官攢斗級。依律發遣。客商人等照例折罰。已發者未結。未發者又犯。經年累歲。卷無杜絕。及至納完。填給勘合。行場關支。或倚勢挾制鹽司。或用財買囑官。吏撥派便利。場分私買。竈丁餘鹽。儘力添包。用幸秤掣。防範愈嚴。姦弊愈滋。致使官豪得利。商人長姦。私鹽盛行。官鹽阻滯。鹽法廢弛矣。

左鈺禁越境私販疏

四年御史鈺奏曰。兩

年各處巡鹽官員。法加嚴密。官私引鹽。不敢越界。是以兩淮鹽法疏通。開中爭納。今廣東私鹽。由南路運過梅嶺。賄賂所司。縱放。直抵九江。西路從羊角水透至衡州。轉之武昌。福建私鹽。由分水關販至饒州。則江西該屬不食淮鹽者大半。浙江私鹽。自

廣德梅諸并泥水東霸越界至蕪湖河東私鹽越河南至襄陽徑往下江海北私鹽犯界至岳州則湖廣一省食淮鹽者十無一二兼回還馬快船隻交通各處久慣鹽徒在於長蘆直沽并小東張秋地面廣收私鹽滿載裝往南京諸處發賣是以兩淮行鹽地方十去八九以致商鹽阻滯有壞法禁

林誠折納鹽課疏

六年御史誠奏曰長蘆

等五場雖水陸稍便開中除商人關支間有積數年鹽課其深州海盈等十三場陸路寫遠每派納商人因費重恐有虧折願繳引目不知所辦鹽課別無支用雖差官變賣出榜數月無或買者及減價亦少趨中各場堆積鹽課歲久滷耗負累竈丁有

追補之難

國家無復用之實訪得山東

運司所屬信陽等七場鹽課盡數折納布疋乞將深州海盈等十三場額鹽以十分為率煎辦本色五分其五分照山東運司納布委官督同各場徵收部運河間府庫收貯聽各邊取用

徐英禁姦商議

十九年都

御史英奏一曰稽查影射

商人榜派入場關支宜即出場掣摯近年姦商到場支鹽完足就場堆積妄稱無鹽告往別場買補又有支完併成大包餘下空引轉令親識重復在場展轉翻騰不知幾倍動經三五七年不行出場官課虧損鹽法阻壞乞行今後商人支完出場果無見鹽止許本場買補不許別場展轉一曰作弊及併大包遺引重買侵盜影射

照截引目 兩淮運司派撥商人下場單帖

止投單帖不經分司亦不令場官辯驗止

憑單帖放支鹽完方纔開引上下不相查

照真偽俱得關支以致姦徒得以偽造

填詭名下場盜支官課乞行運司今後派

商下場單帖引目封收在官聽令守支完

日將引裁角今其照鹽出場若有詐偽連

人拏送巡鹽御史從重發落

誠通鹽利給邊用疏

二十年御史林誠復

各邊軍餉多賴天下產鹽地方近者鹽課
虧兌私販盛行商鹽阻滯各邊無入上納
致使邊儲頻於告匱畿甸苦於轉輸有乖
立法之本意臣按兩浙仁和諸場鹽課缺

至成化元年各邊中剩餘鹽戶部節有勘

合什浙江布政司招發開賣為其年遠故

定價小引一錢四分有一錢七分者除賣

過猶剩鹽六十六萬六千四百九十引臣

已設法召商中賣解部臣復查成化二年

至今成化一十年課鹽除各邊及浙江已

賣者猶剩小引鹽二百七十六萬五千餘

引若候各邊報支又是二十年之數而其
原鹽囤積倉廩者滷消殆盡其折價總催
收領者死亡亦多必至低價賤賣反累寵
丁陪還而官民兩失臣成化四年差往長
蘆巡鹽因鹽法不行備查因時減價中賣
緣由具揭都察院轉行戶部蒙差郎中李
與會同臣定派場分隨估賣銀解部今各
邊見缺糧餉臣亦欲將兩浙自成化二年

至今二十年鹽課分作五年仍在浙江開賣計每年得價銀四萬餘兩可以陸續取給邊用於時臣又為長蘆鹽課積滯奏准已將鹽課一年折納布疋為各邊軍士冬衣今臣亦欲以兩浙成化二十一年已後鹽課內除水鄉竈戶折銀其餘一半亦折納銀兩如浙西場鹽利稍重者每正鹽一引折銀七錢浙東場鹽利稍輕者每正鹽一引折銀五錢其銀逐年十月以稟完足解部計每年見得價銀亦有五萬餘兩可以陸續取給邊用庶使鹽利漸通邊儲漸實矣

史簡鹽法疏

弘治元年兩淮御史簡奏十事

二曰免追補

臣近歷諸場親查逃故竈丁除逐年撥補新增幼丁猶有缺役因督各場分司將

竈清出隱占空閑并出幼人丁俱令認補逃故名缺鹽課其逃移者又行各該州縣并各場招撫挨獲見今缺役不多但一家之內父子兄弟俱令著竈苦不勝言若不寬恤恐愈致損乞將成化十五年以前虧折鹽課量免追補聽商人照例自行收買餘鹽補作官課免其勸借賑濟如此三曰庶幾竈丁不致逃移而鹽課不廢矣三曰咸勸借竊照正統間御史張裴奏令守支收積在官協濟貧竈不知此乃一時權宜初無定額後遂為定例不分年歲遠近鹽課有無每鹽一引勸米一斗若有鹽關支者固為甘心其買補者既無鹽支亦納賑濟是徒取而無名也矧茲商既支見鹽又賄有司告納抵斗而買補者反先納米麥

不均甚矣。乞令守支商人。全支者全納賑濟支五分者。上納五分支三分者。上納三分。俱計止納米一斗或小麥一斗五升。自買補者免其上納。一時糧斛不敷。竈丁缺食。即發官倉賑濟。庶處
四曰黜姦頑
 臣惟置得宜而商困可蘇矣。工脚在洪武中。俱於民間僉充。有作弊者。多遷發充軍為民。彼時戶止一丁。應役其餘俱有司差科。今因循歲久。父子昆弟。舉家到場。影射民徭。且又挾詐恐嚇。凡商人支鹽出場。俱索常例銀兩。甚至交通官吏。謀領批票。假以催鹽為由。擅將竈丁責打。遇有貧竈。以餘鹽易食粟者。輒稱私販。勒取錢帛。多致逃竄。其人甚賤。其害甚重。臣愚欲將各場擡鹽工脚。無問丁數多寡。俱僉補逃亡竈丁名缺。俱令辦納鹽課。或盡

發之。有司俾應差役。其田產物業在場者。悉聽變賣。不許仍舊在場肆售。如違者。重究治之。其工脚照兩浙事例。於附近州縣均役人戶內僉充。一歲一易。止於擡鹽看倉。毋得給批下竈。則商人免於侵擾。而姦頑知所警懼矣。
六曰時開中
 鹽課有存積常股之分。而中支有急之等。存積之鹽。係見在之數。其重急之數。而放支不拘資次。常股之鹽。係派來不遵此法。無問年歲遠近。存積常股。鹽課有無。事平之日。一例減價。開中致使勢豪姦商。用計買求。所司中派有鹽場分。齎引到場。有全支足數者。有六七分者。有文四五分者。本分商人斤兩無支。所輸之價雖同。所獲之利不一。故商人不肯上納財

利之徒。又勒減價值。必至太輕。方纔投報。以致官課虛耗。邊餉無饒。乞令今後開中。鹽引仍照先年事例。分別年歲遠近。存積常股鹽課。有無斟酌價值。各使均平。仍要挨年開中。盡絕使易。查考其成化二十二以後。見收實在鹽課。不宜輕易開中。存留以待邊方急缺糧料之日。召商中買。其斗頭價銀。亦要臨時計定。庶幾官價不虧。而事急。七曰均草蕩。臣照得薺海之利。所有濟。歲辦大引鹽十引。該用草二十餘束。洪武年間。編充竈丁。每丁撥與草蕩一段。令其自行砍伐煎燒。不相侵奪。近者草蕩有被豪強軍民總竈恃強占種者。有糾合人眾公然採打貨賣者。又有通同逃移竈丁。混稱荒閑田土。立約盜賣者。其所出之價甚

少。而逾年所得之利甚多。既不納升合之糧。而竈丁取贖者。反被虛詞假契。買雇積年刁潑證人。財囑有司貪婪官吏。以行告害。其有司官吏又不審查。輒差勾拏淹禁。經年累歲不得歸結。致使草蕩日見侵沒。鹽課愈加虧兌。乞令選差公正廉能官員。督同淮揚二府。并運司各掌印官。拘集各該軍民竈丁。查究先年勘撥文卷。逐一踏勘。不分占種盜賣。俱免追取花利。及應問罪名。悉令盡數還官。仍上立封堆。下置灰概。以為經久。清理完日。就將納鹽無蕩竈丁。照名分撥管業。給帖執照。其餘剩存留以待招撫逃移。或聽自守。曠丁聞知。必將爭先復業。認辦鹽課。而額課不虧矣。八曰定差科。舊例各場煎鹽竈戶。一應雜

項照例優免。其該納稅糧。照舊存留本處倉分交納。遇有拖欠。聽糧長里甲催徵辦納。若為盜賊重事。許令奪問。其餘詞訟。不許徑自下場勾擾。果與軍民干對者。宜從申達巡按巡鹽御史理斷。及轉行運司提解發問。近年以來。有司多不遵守。將各場竈丁。或僉點解軍等役。或小事一槩勾擾。或稅糧借轉起運。間有存者。却又多收加耗脚價。以致竈民流移。鹽課拖欠。乞准今後竈戶該辦稅糧。俱存留本處州縣土納本色。量收加耗。不許借轉起運。如有一應詞訟。除盜賊人命不許徑自勾擾。若有與軍民干對者。轉行運司詢問。違者罪之。

九曰鑄鐵盤 富安等俱係洪武永樂中鑄造。年久破壞。雖屢奏鑄。未有成就。每遇旺煎時月。各竈輪煎。多

被富豪父占貧竈。無因煎鬻。間有自置鍋。人又挾詐恐嚇。力雖有餘。器具不足。宜課額之虧也。乞將運司贓罰紙價銀兩。令查數。拘集經紀人匠。依時估買鐵鑄造。如銀不敷。以儀真批驗所變賣餘鹽價銀內支用。否則分為二次。陸續發場煎燒。則竈民得以盡力。

十曰脩河塘 臣照各場俱有而鹽課足矣。故舟楫通利。近者脩不以時。及附近豪民。因灌漑走洩水利。或因私販空開港口。致使商竈發運草束。俱用車牛脚價。倍於往昔。又况海潮不時漂沒房屋盤舍。及人馬牛畜。淹消在倉。鹽課而五穀不生。柴薪稀少。實為未便。乞令運司同揚州府官。將各場鹽運河道。并海潮淹沒處。勘審合挑濬。合築塘。候農隙及住火之日。量

於附近州縣起撥人夫挑濬興築以為久計則商民便而鹽法行矣

李嗣立通關議二年戶部左侍郎嗣奏六

事三曰近惟富安諸場總催竈丁逐年所辦鹽課止納十之七八餘悉玩愒不完監臨督責非不嚴切而所司因虛為實作完足通關妄報或委他官驗詰則以虧傷上之年復一年未見追補間有之亦惟物貨抵折而已自宣德以來總催交通上下官攢扶同虛出奏繳鹽法之蠹此其最也請自今除通關已出者而以成化二十三年為始每一總催運司各出通關一紙如有司徵收故事編立內外號簿用印鈐蓋責付分司發下各場如遇某總課完官為驗算得實別無弊由即與填繳其不完者俟之其或盤詰無稽而類報

不實通同為弊者聽巡鹽御史究治其所司官與分司該課至次年六月不完者降其一級運司六年不完者如之當場官吏及夫總催各照重律處斷則上下警懼而詐偽之端自絕

譚英清理鹽法疏二年孝陵衛後千戶

臣聞豐亨豫泰之時而思匱乏之憂是謂之過慮草茅微賤之人而論國家之計是謂之過言臣愚以為知而不言徒為沒齒之恨此臣所以昧死上言也仰惟我朝鹽法革前古之積弊新代之宏規務以三邊為重養兵為先蓋邊無兵則危兵無食則困兵食所係匪輕故以鹽易糧商人樂趨是以兵健食足而朝廷無邊鄙

監正志卷十
之憂誠萬世經國之大法也。姑論邊軍十萬一年糧餉扣用一百二十萬石。養兵愈多用糧愈廣。或時師旅之費不知幾何。臣聞先年開中商人冒險奔馳邊境倉廩卽時充足。商人領引到場隨支隨出。秤掣又無留難。誠所利也。奈何近年以來監臨主守之官吏張不一。商人報中守支輒被苛禁。領引下場倉課缺少。反自買鹽抵作官課。又况近者勢要占計倍支。商人中鹽二千或三千引到場關支不獲。失陷資本。引日不能完銷。既不容改派。又不爲造補。故商人支鹽如登天之難也。勢要占計或五萬十萬至二十萬引。三邊原無上納。不過一年支賣盡絕。獲利甚多。是勢要支鹽如反掌之易也。良由舊法不行。新法屢變。臣恐商人無利。別作經營。邊餉何由而積。今

憲之臣一槩將商人報中鹽課通作勢要。一併裁革。雖能聚歛小利於一時。殊不知鹽法爲大壞也。倘一時邊陲有警。倉廩缺乏。兵將俱困。坐受邊患。噬臍無及矣。臣言雖鄙。以防其漸。乞復差廉幹大臣一員。臨淮浙等處。遵依舊制。革去新法。逐一清查。庶使積弊可除。倉廩可盈。封疆可固。鹽法可通。民困可蘇矣。臣不勝待罪戰慄之至。

彭韶預備賑濟貧竈疏
三年刑部左侍郎
韶奏曰。臣惟各場

竈戶多有艱窘。年登尚口腹不充。一遇水旱立見流離。其府州縣雖有預備倉糧。然積之亦少。本管人民有不能敷者。豈能有餘。及此竈戶耶。所據竈場宜作區處。臣近

行各場已置預備倉聽候。乞令今後巡鹽御史并大小問刑衙門若有提問徒罪以上竈戶審果有力并一應干礙鹽法事內人犯杖徒以上罪名應該納米贖罪者俱發所在場倉照罪上納米穀及應入官船隻頭畜貨物亦各變賣價銀送發該場責令官攢看守如該場無倉去處則於有司官倉上納另廠收貯俱申巡鹽御史處查考盤驗積儻預備遇有凶荒庶可賑濟

宋鈺減山東長蘆引價疏

九年長蘆運使鈺上言前戶部

將山東長蘆二運司鹽課令召商於臨清德州上納米糧後因價重改為折納銀兩本司自弘治七年前鹽課一等場分每引價銀二錢五分二等每引二錢三分三等每引一錢五分

等每引一錢五分召商開中但引價過重商不樂趨鹽課積而消折則追陪之害生矣近查一等場分價二錢二分二等價一錢六分三等價一錢二分乞將前價量減庶商人樂中而鹽法行矣

洪旻兩浙鹽倉科擾疏

十三年聽選官旻建言臣切見兩浙

運司鳴鶴諸場每年俱於有司關領科料起蓋倉庫盛貯鹽課先年造建必高築牆垣令人看守一有損壞即時修治近年以來該司縱容怠玩將就塘蓋支撐鹽放屋頽難以再貯或時牆垣倒塌又不乘小修築故倉近場者官攢諸人拆毀在各處者附倉居民偷盜以致有司每歲派徵料價而百姓苦於科擾俱無實用徒勞民傷財

而已。且牆垣既倒。看守不備。每為讎家揭毀。瓦復雨且傾淋。消折鹽課。負累催目。陪償逼迫。逃走情俱可憐。乞令今後起蓋。務從堅實牢固。牆垣務圖經義。分司官絡繹巡督。官攢點視。輪催日設。倉夫各二名。常川看守。查照替役。明白交割。如此。則十年之後。倉廩不必再起。而百姓免於科擾。姦人不得侵漁。誠為永久之便益也。

王璟鹽法疏

十四年都御史璟奏十事

一曰寬代支

臣

近例上許故商妻子代支。餘不准。然子於父。固可代支矣。父於子。獨不可代乎。妻於夫。固可代支矣。母於子。獨不可代乎。以至孫為商身故。而祖亦不得代支。祖為商身故。而孫亦不得代支。則人心不免嗟怨。今後故商引鹽。除奉例外。其凡父子姪孫。同

居兄弟。具白巡鹽御史。令運司辯驗引。且真正商名。不誣鹽數的確。仍取鄉商店主結証。行場查照。明白悉依舊例。上納銀米。收貯賑濟。則商本不虧。且免具奏之擾。

二曰清透派

兩淮諸鹽場。自水鄉竈戶納銀之外。課有常額。開中宜有

定數。然各邊開中者。數或溢於額外。故有二人同給勘合。赴運司。而本年鹽課止足。前人之數。後一人者。遂以額盡。即為透派。查究往復。守候經年。又令重添引價。方許派支。事同處異。故商有不均之怨也。乞令開中之時。預查兩淮歲課。令各邊照數報中。萬一尤有透派。止令巡鹽御史許運司。挨派別年支給。免其添價。但備申戶部銷豁。如此。則商人無不均之怨。鹽法無透派之擾矣。

劉大夏靈州鹽馬議 十七年。戶部尚書大

馬寺卿車寔奏。要增添靈州鹽課。司鹽引

設法納銀。收貯官庫。專聽督理鹽法衙門

分撥各邊買馬一節。緣前項引鹽舊例。相

兼茶法。供辦各邊騎操馬匹。後因此法漸

弛。各邊互相奏討。豪右夤緣為姦。利歸私

家。不得實用。一或缺馬。動輒仰給京師。今

若車寔前議。則一時三邊馬匹足用。而尚

有餘利。誠為國家永遠之計。但今巡撫都

御史楊一清兼理馬政。前項事情。是其職

掌。未經勘處。難使定奪。乞行本官。將車寔

所奏。逐一備細查勘明白。如果相應。依擬

處置。中間法有滲漏。欠當者。仍要斟酌。停

當次第舉行。若有應奏事情。徑自奏請。

定奪。若有該添鹽引。轉行戶部。弘治十八

年為始。照數增添。著為定例。務使鹽易馬

匹。永為邊方之利。不許別項奏討。深為至

便

楊一清增靈州課疏 正德元年。都御史一

地方。皆防胡重鎮。軍務所急。莫先於馬。頃

自胡塵弗靖。戰馬告乏。各邊之仰給無窮。

公帑之所儲有限。至厯宵旰之憂。命臣

督理馬政。二年有餘。孳牧茶馬。較之先年。

號增數倍。顧三邊戎廩。倒亡相繼。支應不

故解有收價解邊之例。畢竟為馬而設。後因放鹽弊多。奏添副使一員。職雖整飭兵備。實兼督理鹽法。近年以來。寧夏鎮巡衙門。借去弘治十四十五年。寧夏鎮巡衙渠工程。既未成緒。倉場糧草亦未充足。而鹽馬之制遂廢。以此總制尚書秦宏。苑馬寺卿車霆。先後論奏。皆欲增廣。然當久玩積弊之餘。為改絃易轍之舉。思之不熟。終恐法立弊隨。有損無益。行據副使燕忠。高崇熙等。親詣鹽池勘實。委有餘饒。常課之外。雖增十數倍。似亦可辦。合將大池增一萬五千引。小池增三萬引。每引止可納銀二錢五分。照鹽斤一車以六石為則。外有多餘。依律掣摯。追問。運至固原慶陽二鹽廠卸所。每引仍照舊收臥引銀一錢。通共每引該銀三錢五分。每年該得銀二萬七

百六十餘兩。此外若有餘鹽。却依車霆所奏。就池招人納銀。給與引目。聽其發賣。倘遇旱澇。鹽生不及。或邊報緊急。鹽路不通。除舊額顆鹽外。新增鹽課。明白除豁。不可膠於一定。歲歲取盈。行鹽地方。許於鳳漢二府通行。河東之鹽。相兼發賣。兩不礙阻。其弘治八九年以前。中馬鹽引。年久弊多。莫可查考。所宜一切革罷。弘治十三年以前。招中商人。彼皆奉例納銀輸官。後因寧夏借課。耽遲數年。怨聲載道。合准相兼支放。新引七分。舊引三分。弘治十四年以後。寧夏所借。若有未支未中之數。年分已開。勢豪之人。展轉影射。難再復支。未中引目。陝西截取。開中。庶幾物論稱平。所收鹽引銀兩。俱送慶陽固原官庫寄放。聽慶陽兵備兼理鹽法副使。及固原兵備副使提督

稽察。每季監理通判督同鹽課司將給過引目放過鹽數造冊開報臣查考如遇各邊缺馬聽臣斟酌通融給發買馬支用不必拘定間年之例如此則與茶馬大有裨矣

王瓊鹽法議 正德二年都一曰重邊餉 諸

職掌有二。凡遇開中鹽糧務量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例具奏出榜召商中納成憲昭布不可變也。天順以前惟戶部召商納糧草于邊耳。成化中始有各運司納銀之例。弘治元年校尉胡餘慶請如舊例議未及行。厥後開賣滋甚。類解銀貯之大倉銀庫。雖曰備邊糴而多方之費實繁。夫邊餉不預蓄于平時必俟空乏而後

圖之。雖富有銀貨將焉用此。取目前之近功忘久遠之大計。遂使商人廢沿邊糴買之規。守運司納銀之例。及塞下有警召納米穀而商人觀望多不赴中。縱有至者所入亦甚微矣。弘治十四年巡鹽御史馮允中亦嘗建議。然言之未久。旋復廢革。何舊制壞之易而復之難如此耶。或者謂以運司開中之銀解邊備糴亦無不可。殊不知官自和糴不若通商轉賣事不勞而利亦廣。乞申明定制示以永久。或遇各邊寧謐再熟之後商人趨中自有成效。此整理鹽法之大要也。其雲南四川等處鹽課不多就干彼邊量准折納不拘兩淮之例如此則邊餉有備虜患無虞矣。二曰定勘合 據洪武中時茶鹽引由契本銅版一

中。南京戶部印刷勘合。發各邊填寫商人姓名。并所中米豆鹽引數目。俱用印蓋。不許洗改。每勘合一張。或填寫一萬引。或三五千引。不拘定數。編置底簿。并流通文簿。發運司候商人齎到勘合。比對字號相同。派場支鹽。及印刷引目。運司關領。給付商人。照鹽發賣。永樂中。遷都北京。鹽法庶務。俱行在戶部掌行。惟鹽糧勘合引目銅版。仍於南部收貯。及勘合底簿。流通文簿。亦南部編置轉發。正統六年。鑄換印信。始定行在戶部。曰戶部。改戶部為南京戶部。而鹽引勘合文簿。仍掌於南京。正統七年。戶部因無繳到中過鹽糧勘合數目。慮諸商將勘合增添洗改。無可稽憑。請於年終各邊將收過糧數。填給過勘合字號。各運司將客商齎到勘合字號。納過鹽糧數目。各

造冊繳部。比對查考。又因造冊難憑。正德十二年。戶部又奏令南京編造勘合底簿。完備。送北京戶部抄謄字號。轉發各邊。後以往返之勞。仍令南京戶部徑自編發。臣到淮日。稽驗南京所發勘合底簿。有至十餘歲而報中未完者。課積於場。豈無淹沒之虞。又况客商投下勘合。其所收糧數。有用布政司都司及衛印鈐蓋者。有洗改字樣。不用印蓋者。有雖有印蓋。印色脫落。不明者。有開寫中過斗頭價值倉口明白者。有止混開銀錢米豆總數不明者。諸弊種之。豈非鹽法之大蠹哉。乞令鑄造鹽糧勘合銅版一片。除南京二字。送戶科收貯。如遇奏開鹽糧。戶部差官。以人匠赴科印刷。每鹽五十引。印刷號紙一張。回部轉發開中。去處。或布政司。或都司衛分。有印信衙

門收掌。每號紙一張。填寫鹽三五千引。或七八千引。或萬餘引。不必拘定一萬引之數。所填商名貫址。并米豆鹽引數目。俱用印鈐蓋。印色如法製造。毋致脫落。因而洗改字樣。如有填剩號紙。年終繳送戶部塗銷。仍置內外號半印。勘合底簿二扇。內號一扇。戶部收掌。外號一扇。發運司收掌。商人赴邊納獲。勘合投到運司。比對外號。運司派鹽完畢。將勘合類繳戶部。比對內號。又與各邊歲報錢糧文冊磨對。有無相同。然後註銷。又每年置流通文簿一扇。用印鈐蓋。發各運司收掌。挨次附寫商人姓名。鹽數。以憑年終叫派。各開前件。派鹽下場。記派訖二字。支鹽出場。記支訖二字。若年終派場遇有事故。明年終不支出者。將原派鹽課改派別場。免致積滯。仍乞就各司

員外主事內改註一員。或改員外郎職銜。專掌鹽法冊籍。計鹽課高下。追理通關完欠。考究各邊虛實。斟酌開中多寡。并比對勘合。查革姦弊。其有暇日。不妨原委兼管。如此。則鹽課肅清。邊儲無弊矣。

張縉兩淮鹽禁疏
二年。都御史縉奏曰。臣

而私煎尤為弊首。今嚴於私販而略於私鬻。是知治流而不塞源也。夫商竈之禁。不為不重。而若罔聞知者。緣鹽徒老商交通豪竈。離團煎鬻。小人得利。更相效尤。私鹽肆行。官課漸損。而商支不足者。坐是也。况此輩多瀕海濱。及軍民豪勢之流。根蟠蔓結。分司點視不常。巡官虛應故事。欲私煎之禁難矣。乞令所司不時赴場督視竈丁。

依團煎鬻離者罪之。仍以當場人戶立保五之制。行連坐之法。厥有同煎販及影射舊引其或挾勢壓買。及竈總自販。該鹽二千斤以上者。俱坐保五。所司推避。并令戒不嚴者。量其重輕。以為罰焉。竈丁逐一先納公課。其餘鹽聽在本場商人照引收買。止足正數。或官為照時補之。以充逃亡。不惟可以鉅治姦豪。抑且得以惠利小竈矣。

吳廷舉處置廣東鹽法疏。三年廣東副一

曰。停解銀。臣查得廣東海北二鹽課提舉

原額大引正耗鹽七萬二千七百六十二引。三百九十斤有零。除海北提舉司臨川等六場額辦。先因隔涉海洋。正統七年知府程榮奏奉勘合。准令每鹽一大引折納

米一石。送瓊州府所屬州縣附近倉上納。尚餘靖秉博茂等二十三場。生熟鹽場分引。鹽自景泰天順成化年間。或因流賊劫害。或因竈戶逃亡。或因豪商害人。或鹽倉倒塌。近年止是驗引收銀。類解廣東布政司庫內。支與中鹽客商。及備軍門用兵之費。孰鹽場分。每小引有徵者。納銀二錢五分。無徵者。一錢七分五釐。生鹽場分。每小引有徵者。納銀一錢二分。無徵者。一錢。中間遠年逃亡死絕。無人辦納。而見在竈戶饑寒困苦。無銀代贖者。其數亦不少也。遞年縱使追徵得完。每年所取課銀。不過二萬四千餘兩。自天順以來。巡撫重臣或奏請施行。或便宜處置。因而立法。漸次講求之後。每歲所入。除正額之外。鹽利銀兩。約有三四萬兩。其為法於行鹽地方。各立鹽

廠廣西則立於梧州廣東則立於肇慶南
雄清遠商人到彼投稅者每正引鹽收銀
伍分餘鹽每引收銀一錢餘鹽之外更有
多餘鹽斤許令自首每引納銀二錢每鹽
一引重二百斤每鹽一百斤分爲二包每
鹽一包除耗鹽五斤准作蒲蓆藤線斤兩
此各廠盤鹽之法之大槩也其他鹽船經
過潮州者有河渡門廣齊橋委官盤之經
過惠州地方者有府河下委官盤之經過
東莞地方者有西湖埠委官盤之若鹽之
散入廣州河下并番禺南海新會順德增
城從化等縣海洋港汊八達四通而各巡
檢司各市鎮各墟市散賣者又該臣受詞
給票發廣東提舉司書填比號以發賣之
於客人水商所納有公櫃銀有餘鹽銀牙
稅等銀其名雖異其實則總謂之軍餉也

此法相沿行之三四十餘年矣商賈通融府
庫充實以備西北二邊急缺糧餉自天順
成化弘治年間未嘗有所起解赴部也兩
廣自立總府以來征勦蠻賊討蒞土官每
次用銀輒費十萬餘兩臣固未嘗見其科
派於州縣求助於鄰封請乞於內帑以有
前項軍餉銀也卽今廣西地方府江猺賊
出沒劫掠客商船隻虜去北來京官廣東
地方廣州番禺從化有山賊新寧順德有
海賊連州連山有獠賊南韶二府則保昌
樂昌有便人猺人惠潮二府則龍川河源
程鄉饒平有土賊流賊不時出沒或殺人
放火或劫財搶牛虜去職官或姦占婦女
或打破關廟或攻圍館驛或僭稱雷王長
沙王之號府江二處父老延頌以望王師
總府設心圖勦急於救拯危若綴旒只以

一臣正
府庫空虛。故歛手不敢舉事。且如惠州近日申稱官軍折俸銀。該一萬四五千兩。使司庫內無備。兩年不會放支。又如近日參議羅榮僉事胡恩。在惠潮截捕。會呈二萬餘銀。崔倩打手。糴買軍糧。府庫無銀。累行不報。今日兩廣地方盜賊。隨處生發者。正由任事官員。諉以軍餉缺供。而無志於討賊。各處賊人。知我無意用兵。而放膽橫行。且復畏禍不言。是亦徒取充位。使有意外之變。不知何人肯致匪躬。授命之節乎。何人能立旋乾轉坤之功乎。乞行原差內外查盤官員。欽照原奉勅書。止將遞年存積鹽課。并私鹽船隻。囚徒銀兩。起解赴二部。其他軍餉銀兩。留備地方用兵可也。二

日定鹽斤

臣查得天順五年戶部郎中陳倭巡撫僉都御史葉盛題稱江

西南安贛州二府。相去兩淮。窺遠溪灘險峻。鹽商少到。軍民鹽食。全仰給於廣東。客商有願贛南二府發賣者。於南雄府每引納米二斗。折銀二錢。以充軍餉。而後出境。成化年間。巡撫都御史韓雍。便宜處置。將往南贛。衡永所屬。有引官鹽。納銀五分。秤出餘鹽。每引納銀一錢。行至弘治初年。每引一道。許照正鹽一引。餘鹽四引。納軍餉銀四錢五分。則是每正引一道。照鹽一千斤矣。弘治中年。每引一道。許照正鹽一引。餘鹽四引。納軍餉銀六錢五分。則是每引一道。照鹽一千四百斤矣。此外盤出夾帶多餘鹽斤。謂之自首鹽斤。每二百斤。謂之一引。抽分軍餉銀二錢。以故二三十年。軍餉不缺。供軍賞不缺。用庫積有餘。剩銀兩。以備地方。凡百所需。節報邊情。總府恃此。

以無恐累。次征勦。有司坐此而無憂。其於地方甚為有賴。但行鹽水客。惟利是圖。中鹽商人。經年守候。使官引積至四十二萬餘引。至今無人願賣。堆積年久。豈無地氣沓爛之虞乎。又豈無虫鼠殘傷之患乎。臣恐他日減價與人。人亦不敢買。其勢必至民引長價而利歸商人。於國計所繫亦非細故也。臣又查得見今賣引則例。官引一道。原擬賣銀三錢。而商引一道。民間時價只賣銀一錢六七分。多亦不過二錢之上。所以水客懼折本而失利。寧向商而背官。乞將見在商人存積鹽引。盡令開報到官。每引止與官價銀一錢五分。願賣官者。其銀於軍餉銀內借給。將地方原中鹽商人。省發回鄉。別尋生理。不許久住廣東。投托勢要。坐埠行鹽。致壞鹽法。不欲告領官銀。

自願守候賣引。聽從其便。仍與官引相兼。行鹽。仍將官引稍減其值。每引止令收銀二錢。或二錢五分。如比數年。亦有賣引銀八萬餘兩。赴解戶部。預備三邊糴買糧草支用。其借過官銀。實下商引。發提舉司賣與水客。每道折銀二錢。蓋資其所入贏餘。補官引減賣之值。非欲以為利也。前銀解赴梧州軍門。以備行軍賞功之用。如此而行。立見府庫有充實之效。鹽商無守候之難。不亦官民兩利者乎。三曰差

憲臣

臣伏觀大明律令一款。凡監臨官吏詭名及權勢之人。中納錢糧請買鹽

引。勘合侵奪民利者。杖一百。徒三年。鹽貨入官。又查得問刑條例內一款。各邊召商上納糧草。若內外勢要官豪家人。開立詭名。占窩轉賣取利者。俱發邊遠充軍。干礙

勢豪參究治罪。臣聞故老言：國初法令嚴明，但有犯者，必刑其人，必沒其貨。監臨勢要，不敢中鹽。近年以來，法度漸弛，人心轉貪，勢足以欺，壓鹽司者，憑脅威權，而肆然不憚。分足以平等，鹽司者，囑托造請，而宜然妄行。別處地方，臣所未悉，只以兩廣所見言之。鎮守市舶內外官員，明使家下舍人，或令軍牢伴當。靖江王府長史司，託以關支戶口食鹽為名，起關馳驛，使令內使儀賓等官，校尉軍餘等役，坐支廩餼。買引行鹽，利已足，圖害人不恤。初然市買，則挾制水客，少與價錢。及其買鹽，又不依次序，高擡時價。巡撫非不知此，念與同官難為禁察，屬司非不知此，分在治下，豈敢抗違。兩廣鹽法極弊大壞，未有甚於此者也。臣又體得兩淮、兩浙、河東、長蘆，俱有御

史一員巡鹽。况廣東鹽法，各省不同，正課之外，別有軍餉，內供西北之求，外濟東南之急。乞行兵部查照舊規，奏差御史一員前來清理軍伍，就令兼管鹽法。既可以革勢要行鹽之弊，又可以使邊方軍伍之清。一舉之間，足兵足食，軍民大利。地方大福，無先於此。

朱冠專職掌疏 七年兩淮巡鹽御史冠奏

方行事及查接管卷內，并見行事體仰質聖諭，稍有乖違，揆之憲體，亦多舛錯。政出多門，而所司苦於奉行，事無底定，而臨事動相掣肘。且如運司吏役，往時忝撥起送，俱屬巡鹽衙門定奪。近者乃屬之巡按衙門，去年運司不得已而為之兩請，陛任巡按

御史劉繹。則曰：照舊。見任巡按御史劉文莊。則曰：仍送考試。迄今不得歸一。至有巡鹽已問革一吏。又赴巡按辯理者。役巡鹽欲用取一吏。又稱巡按比較未回。以致姦吏得以夤緣。文移難於稽考。此其不專一也。又如各場鹽課。官則督理。竈則煎辦。每日有額。辦引數。每日有限。煎鹽斤。不容一日誤者。往時各衙門。但係牽連事情。不得下場。徑自堤岸。果有干礙。亦先行移巡鹽衙門議處。以此各場安靖。官得盡職。竈得專力。課不虧少。近者各衙門。不問事情輕重。一槩下場。徑自拘提。且問斷之際。視如秦越。而所在羈縻。甚至弥年。此其不專一也。又如附近州縣人民。或草蕩被其侵占。或竈丁被其隱藏。總竈人戶。赴運司陳告。分豁節據。該司呈稱各州縣官吏。因與本

司不相統攝。凡遇提人問勘。俱各執抗。臣不免或行別衙門改勘。或有徑自提人。文移重復。歲月耽延。是草蕩竈丁。事干鹽法者。臣不得不專屬之運司。而運司則不能行之州縣。此其不專三也。又如鹽徒有犯。巡江巡按。亦要照詳。擬議安得一律。引鹽卷宗。巡撫衙門。每來弔取。處分安得一定。又查舊卷。或商人之引。自不明。或經紀地主人。役之交易。作弊有見。在巡鹽衙門。問斷。又赴巡按衙門告理。有已經撫按衙門。問問結。却又赴巡鹽衙門控訴。告狀之人。少而理詞之官多。此其不專四也。臣竊惟天下之事。一則治。二則亂。臣才力所拘。固知不堪於獨任。而綸汗猥及。又耻求借於衆人。乞准今後。運司吏役。參撥起送。照舊聽臣考試。使姦吏不得以展轉行私。各場

官竈事干提取。照舊行臣議處使鹽課不致於廢弛拖欠。應問人犯各州縣仍有占匿者。許運司得以提吏叅官。鹽法事情各衙門不相干涉者。不必混相管理。如此則事體歸一。所司不難於遵守職業有定。臣愚亦便於設施矣。

派場疏

冠又奏曰兩淮運司舊以富安等二十六場為上。莞瀆等四場為下。

然商人止於富安等場守支。馬塘諸處雖隸上等。而今經八年無商引到彼。課積而消折。侵欺之害多。竈窮而逃竄。私販之弊作。所以然者。蓋富安諸處鹽美而去所為近。馬塘諸處鹽惡而去所為遠。又况每歲鹽課榜派始於富安。商人報中之時。計本年鹽課榜派好場將盡。知派別場。遂遺其半不中。而中次年之課。運司拘於舊例者。

又首派之於富安。所以富安諸處無遺課而馬塘諸處無見商也。乞除下等四場擬定外。將上等二十六場。因其鹽課地里較量。以富安。安豐。梁梁。草堰。角斜。柞茶。豐利。石港。金沙。餘西。呂四。十三場。定為上等。馬塘。天賜。西亭。新興。餘東。餘中。廟灣。棉港。伍祐。劉莊。白駒。小海。丁溪。十三場。定為中等。商人有千引者。除二百四十引。五十引。如舊榜派下場。其七百五十引。一百四十九斤。上等富安諸場鹽課略多。派三百八十二引。一百六十二斤。中等馬塘鹽課差少。派三百七十六引。一百八十八斤。以次配支。終而復始。仍乞令各邊管糧官員必於一年鹽課報中已盡。方許報中次年。如此。則場無留鹽。商計同施。不均之嘆可免矣。

張鵬嚴退引影射疏八年兩淮巡鹽御史

運司照引到場次及掣所每引遞截三角後至行鹽地方併去一角其關防影射亦密矣但官司失於檢察遂致姦商執引影射臣欲遇掣鹽之時先令運司將應掣商人引數開造手冊一本送院鈐蓋封發承委公廉官員照數驗引掣畢移文將冊封交行鹽府分待人鹽至日收引即便截角先繳運司別置花欄小票就於降去冊內商人姓名上照引用印掛號人給一張限日行賣多毋過兩月違者問罪沒入仍依期銷票完日將冊繳報察院監察委官受賄不行關防致令夾帶私鹽并行鹽地方官員藉勒商人開引錢物事發并以賊論如此則影射之弊可無開中之利日廣

禁革矣

師存智兩浙鹽法疏九年兩浙巡鹽御史存智奏六事

曰定引價兩浙原定額鈔浙西小引三錢浙東小引二錢通計每引可得

二錢五分邊方開中每引常減至一錢八分或二錢二分蓋以道路險阻故也至於地方之開賣者或至三錢及三錢五分亦不為不多矣而商人樂之此誠上下均益之法也適者變易舊制俾內地開賣一同塞下之價則損國多矣乞照舊規斟酌引價存積常股各有定價二曰清灘蕩近各場灘則賦稅均而公私利也三曰清灘蕩近各場灘蕩多為富豪或以近而侵削或稱貸而抵償或強奪而樹藝遂使鬻鹽無資課額不

供。雖頻禁約。而巨猾猶不革心。官總受累。莫敢誰何。如此者。豈非以法輕易犯故耶。乞令行各該有司。委公正官員。會同運司。調民竈二冊。查審勘報。以文書到日為始。期以三月。自首改正。與免本罪。毋徵累歲之所入。而以田歸竈丁。若有典當計收足償。亦歸之。若未足償者。償而後贖。其過限不首者。徵其地入。依律懲治。每或恕免。則難蕩可復。而竈得常存矣。

藍章鹽法疏

十年刑部侍郎章奏

一曰禁提單

制鹽之規

以先出場者。淮南至白塔河。巡檢司。淮北至安東。霸巡檢司。照依先後開單。送巡鹽御史。放過揚州者。俱在鈔關。迤東上堆。淮北者。俱在支家河。迤北上堆。放掣之際。查

照單之先後。赴各批驗所。秤掣。近來富豪。姦商。通同作弊。將單在後者。先攬秤掣。名曰提單。紊亂鹽法。莫此為甚。乞令二曰定。今後放掣。務照舊規。庶姦弊革矣。掣數。照得兩淮每歲額辦鹽課六十九萬。餘引。開中數多。掣放無法。以致鹽法不通。乞令每歲每季。止放掣一次。每次止許二十萬引。則鹽法自通。而姦商不得越次作弊矣。

劉澄甫免追淹消鹽課疏

十年兩淮巡鹽御史澄甫奏曰

查得餘西等場。各年正鹽。共二萬一千九百餘引。俱已派商。未經支給。近被海潮淹消。欲於原納竈丁。并總催追納。但竈丁比軍民既為困苦。矧近年累遇海潮。艱辛尤

甚若復過追則流移之患不免矣伏覩大明律云凡倉廩積聚卒遇雨水衝激事出不測而有損失者委官覈實免罪不陪可謂仁矣伏望寬以恤竈將淹消鹽課照律免陪其商人關支淹消之數免納賑濟銀米許其自行買補如此則商竈兩便

盧楫鹽法疏
鹽御史楫奏
一曰定巡緝

竊見山東沂莒郟城邳州白洋河地方壤土相連及寶應縣平河橋黃鋪等處常有越境與販鹽徒執持兵仗驢馱車載去則賣鹽回則劫掠公行無忌經過地方巡鹽人員顧忌畏縮視其長往若罔聞知鹽法之沮皆由於此豈鹽徒真不可捕哉蓋州郡巡鹽皆委佐貳官督領老幼軍快操執朽戈鈍械祇存虛名不堪禦敵故也乞請

行臣督令各府衛州縣所掌印官推舉勤幹佐貳官各一員督令軍快專一巡鹽其軍快每府衛各僉四十名州縣所各僉三十名軍於餘丁內僉充民快於丁糧人戶內審充俱擇其精悍各置利器委官時加訓練督率晝夜巡邏遇有鹽徒即便擒捕若果勢大附近地方併力其有奮勇當先者量加獎勞畏縮故縱者參奏問擬如律庶官兵有專任之責

二曰設委官

鳳淮揚廬安寧池太滁和一十三府并湖廣江西二省河南汝寧二府陳州一州俱係兩淮行鹽地方臣止按屬鳳淮揚廬滁和六府州衛各巡官軍快逐月開報稽考其應天河南諸府及湖廣江西二省俱無巡官兵快開報無憑稽考今訪各省府州

多有浙江福建廣東河東長蘆官私鹽斤越境興販軍民圖賤罔知法禁由無巡官兵快督責緝捕以致鹽徒興販鹽法阻滯乞令各巡按御史將前各省及直隸府州縣衛所各委勤幹佐貳官一員僉撥精壯軍快督同巡檢司率領弓兵各於該管地方常川往來巡邏遇有越境及興販鹽徒務在緝捕若各官有陞調事故亦要申呈巡按御史定委不許輒自更改其各省分巡分守及直隸府州縣正官按月嚴加比較年終各府州仍具各屬拆賣過官鹽截角退引及捉獲過私鹽車船頭匹鹽徒有無數巨開報巡鹽御史處查考甄別勤惰開奏定奪

詹璽高貫均科差議

十一年浙江左叅政璽副使貫奏曰竊照

紹興府俱係沿海地方先年將丁田相應之家編僉竈戶每戶辦鹽有二丁者有三四丁者每年例該鹽價一兩五錢有司因其辦納免其雜泛差徭正糧多派輕折水馬亦得量減比之軍民竈戶受益尤多近年各竈乘其優免之例或大戶賄賂或受親戚囑託故將田畝恣意寄受戶內有五七十畝者有二三十畝者一應科差槩與優免小民差徭未免愈重為今之計莫若定以則例將黃冊逐一揭查如竈戶辦鹽一丁者免田若干三四丁者優免有差餘外官民田土盡數查出係詭寄者各還原戶係竈戶者與民匠等戶一例當差其或本竈田畝不拘該免之數丁鹽量與減免仍將各竈田多之家照數填補不失原額如此則詭寄之弊自清而差役亦得均平矣

俞泰禁奏討疏

十三年。戶科給事中泰奏

詳於攬越掣放。禁飭勢要奏討。用法既嚴。嗜利之徒。計當屏跡。夫何奏討者日增。月益。或托遠年草料。求減價值者。或先報納河東鹽引。未遂攬支。即改兩淮如張王者。或妄奏河東鹽課消折。或減價納銀者。或改換名色。仍望別年鹽課者。或將運軍出名討兩淮鹽課。以償私債者。或假行商人氏。驀討河東引鹽者。不曰比照某人。則曰給文前去。不曰備價買補。則曰不次稱掣。唯知下遂私情。不顧上干公法。正課日虧。邊儲日耗。宜乎各邊守臣告乏。而凶荒亦無賴於賑恤矣。乞令戶部其奏討已施行者。悉罷給。未施行者。參究。各邊遇有缺乏。奏行戶部。挨年召商報中。其商人領引赴

河東鹽池。不許奏買補掣。自行撈辦。勢要運軍人等。凡馬快船隻。公差官員。俱不許侵奪鹽利。仍行各處巡鹽御史。查出附餘鹽斤。隨即變銀解部。其殘鹽引日。近年整理鹽法。都御史或有查處未盡者。必盡數查絕。黠商雖欲奏討。何從得哉。設有違犯者。聽在內。在外。按治官員。問罪如此。則公帑有備。私請不行。商人自樂於應募。邊儲不患於空虚矣。

成英兩浙鹽法疏

十三年。浙江巡

一曰重

用引。近年兩浙商人多於正鹽用引。其報中買補空餘私。因雜鹽皆不領引。以圖自便。又將賄賂官吏。擅給印票。其關支買補弊端。日甚一日。及鹽斤足矣。猶不候

稱掣徑到行鹽地分以徵厚利其間夾帶影射漫無紀極鹽法之壞孰有甚於此哉乞行各司不論空餘私囚雜名悉照正例領引仍填註引背類填單帖水程給付使商人各便支掣以通貨賣其在官司者尤當嚴截引角轉繳各司年終類繳戶部若有鹽無引雖執印票亦以私鹽之罪治之其官吏不舉者並以枉法擬斷

禁老引 舊制商人領引到場千引以上者限五年千引以下者限三年如有違限者追沒之遷者姦商以前例止沒入而又非有重罰可畏故始也數百引為據而以之招集竈徒私煎私販影射出入歲月弗填引角弗剪展轉貿易甚者交通吏徒欺侮恣肆莫之敢膺此鹽法所以紛擾而莫齊也乞令所在鹽場凡遇商人告投

引日單帖到場即以商名年鹽引號到口報司及察院或他管鹽者以商至日為始據例計引限日出場如千引以下者一年當得三百三十三引有餘千引以上至一萬者一年當得二千引仍於出場之日驗鹽封引送所收聽掣月終以已出場商名年鹽引號報司及察院或他督鹽者有犯者以舊引影射鹽貨之罪罪之其官攢犯賊者為枉法無賊者亦重懲治運司不舉治者亦參奏其商人中道轉賣遷延不至場者亦罪之歲終巡鹽御史稽諸場所至商若干人何月日至某號起止已出場者若干引未出場者若干引各為冊籍以相覺察則老引之姦自肅清矣

許翔鳳開併場分疏 十三年兩准巡鹽御史翔鳳奏曰臣據准

安分司判官張秉彝申呈天賜場竈戶潘經等供稱併場臨洪場竈戶周儀等供稱開場以便煎辦緣由臣竊惟立法於始本無不善歲久頹靡必有偏而不舉之弊苟因陋就簡不即隨時振救則趨之愈下挽之愈難矣切照天賜一場先因隔河不便催辦從權設立僅四十餘年廢墜如此官吏不能安處民竈不能支持及今不為議處數年之後益加彫敝漸不可為矣乞以淮河為界竈民在淮南者三十七丁僉編總催一名額鹽七百四十引任其情願歸併附近廟灣場入額煎辦在淮北者一百九十八丁原設總催九名額鹽三千九百六十引俱收附近莞瀆場入額煎辦原遺年遠逃亡額課仍在莞瀆場內聽候召商買補印記繳納官吏起送別用其臨洪

場各團窻遠人烟散處除附近瀆樹浦富安浦南浦北浦北北等五團額該總催五十名竈丁七百二十八丁鹽一萬四千五百餘引并逃亡竈丁一千四百八十三丁鹽二萬九千六百餘引照舊本場管理召商買補外其東官范家口唐生興莊等四團相去本場一百四十里額該總催四十四名竈丁九百一十五丁鹽一萬八千三百餘引乞於興莊人烟輳集去處創立鹽課司衙門銓設官吏鑄給印信分派管轄度之地里俱為適均詢之人情無不稱便官總易為催辦兇橫亦有鈐制救偏補敝在今日最為急務非好事喜功妄為更張者也

王完山東長蘆行鹽疏十四年御一日立

紀綱臣見舊制行鹽地方長蘆則順天衛
六府徐宿二州水程嚴不可犯近行鹽止
於順天及大名彰德衛輝三府大約不下
二十萬山東止行於兗州一府徐宿二州
其餘府州縣官鹽一引不用水程一紙不
領豈其人不能食鹽哉蓋因各處與販滿道
煎燒蔽野所謂私鹽真而官鹽雜私價輕
而官價重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今觀各處
司府管糧清軍捕盜官俱有定守俱便責
成何至直隸鹽法獨無專屬之任哉為今
之計乞照兩浙分巡事例先立綱以責其
統理如山東六府徐宿二州專責之該省
藩臬巡守及各處兵備等官順天北四府
隆慶保安專責之天津兵備副使真定南
四府及彰德衛輝專責之大名兵備僉事

其間軍衛衙門尤責之都司掌印官及各
處守備官領之然後陳紀以要其分理各
府州縣則責之以佐貳官軍衛則責之堂
上與軍政者凡一應鹽法事宜悉屬於巡
鹽官員悉聽節制於各巡守兵備尤今行
鹽地方各僉大戶一二人充當鋪行每季
查食鹽戶口赴司領取官鹽估定時價發
賣使商民不虧其有官鹽不通者必以經
該官員參問賢否黜陟係焉如此則提挈
綱紀更相責成私鹽不待禁而自消官鹽
不待疏而二曰處供用竈戶以供用白鹽
自行矣竈戶為重役其歲辦已
有定數然竈終身逃死而不就此一日之
役者何哉蓋官鹽每引例不過三百斤今
辦此逆知稱放大重其收買築打必九百
餘斤方成一包是一引兼三引之課及其

裝運。又有船戶車家坐索高價。攬頭包寫進納。至於貼店錢。皇店門單錢。監收官常例錢。紛紜雜出。一有不至。生事之徒。即指包小鹽黑。必欲增添洗晒。累月不得進納。至有停積消折。重加陪補者。是以賣妻鬻子。舊債未償。而新債又至矣。竈丁豈有坐待其斃而不逃者哉。乞下部議。查供用定額外。亦擬走滷添包折耗使用之數。明示運司。下及竈戶。使如數徑解戶部。告交該部委主事一員。查驗堪中監收。仍通將攬頭姓名籍記在部。諭令聽候進納。量處使用。給之。毋使別生事端。庶窮竈免索害之苦。而供用有易完之期矣。再觀供用鹽斤。亦係京邊起運之數。困累若此。盍亦稍仿漕規之法。以寬恤乎。蓋臣見漕規每糧一石。與脚價一錢。有算定正耗使用。徵與管

兌封收到京。給領上納。若山東河南京邊起運者。然供用白鹽舊規。每丁幫銀二錢。蓋亦苦其難。而量為之處也。奈何因敝之場。雖黑鹽亦在別場陪補。况幫貼耶。乞令運司查各場供用定數。起運脚價使用酌量。場分貧富。以為幫貼多寡。而又先以運司無礙官錢給之。如有羨餘。聽留還官貯庫。以待下年之用。若然。則不費公家之貼辦。而又濟本部之交納。行之一二年。間課不完。而窮竈不蘇者。未之有也。

鄭氣分司住劄該場疏

十五年兩淮巡鹽御史氣奏曰。臣惟

分司不行住劄所轄地方。而寫居於司治。凡勾攝比較詞訟。差人拘提。遠或千里。或六七百里。近亦不下一二百里。計其往反聽候。或至旬月。費用或至數緡。况竈戶煎

辦自有課程。所食皆自己脂膏。使完課之
錢物。妄費於官府。而課仍不完。煎鹽之丁
力奔馳於道路。而課無由辦。生理之日少。
費用之日多。以致逃亡者絕。復歸之心。見
在者為逃竄之計。總催不勝陪賅之苦。
國課虧損之患。皆由於分司逸已。勞人之
所致也。乞通行各處巡鹽御史。許令各運
司分司。遵依額定地方。以分司為常住之
處。竈丁有事。俱令本場聽候。本運司各撥
吏農二名。出巡地方。隨處量撥夫。阜四五
名。以聽役使。不得差人越場勾攝。并多
帶人役。攪擾如此。則竈不勞而事集矣。

王杲處置靈州鹽法疏

十六年陝西巡按御史杲奏曰。靈州

二池鹽課。每因巡撫之官。各據所見。不次
奏討。或修理衙門。或補給祿糧。或召商上

納糧草。或著令折納價銀。甚至奏討多出
於請托。報中多假以夤緣。事體紛雜。出納
無稽。以有定之國課。充無名之徵求。積新
散舊。更改不常。分派撈補。事例不一。所以
五六年間。商人不樂報中。至今十餘年來。
鹽法壅滯。馬政廢弛。夫鹽課本以供辦三
邊馬匹。今轉而移之太倉。太僕寺馬價銀
兩。本以備京營官軍。今不得已解之。以給
三邊。縱使利益於彼此。不無輸運之勞難。
况各邊缺馬。奏支太僕寺銀兩。以給三十
餘萬。而鹽課自戶部奏請之後。竝無分
毫得入太倉。於糧草既已無裨。於馬政徒
為廢弛。臣今處置馬匹。欲將侍郎楊旦。御
史師存智。奏討未開。及商人自行撈辦之
數。俱各停止。就自正德十一年起。聽臣提
督環慶兵備官。召商收價。發庫收貯。以備

買馬之用。以後年分開中。與茶易馬相兼撥給。每銀十兩。准馬一匹。若遇各邊領馬。亦如茶馬事例。通融支給。庶馬匹得以濟用矣。

秦鉞禁開餘鹽疏

嘉靖二年。兩淮巡鹽御史鉞奏曰。正德十一年。

御史盧楫題。准。今後但有割沒餘鹽。御史查照舊例。就令本商納價。類解本部。以濟邊用。敢有違例奏討情願。納價開中者。從重治罪。行至末年。奈何小人用事。挾勢網利。報中餘鹽。買補殘鹽。呼朋引類。打擾衙門。夤緣不次。挨單便場。買補割行。運司各姦橫行。捆打大包。而不服割。越次過關。而莫敢阻當。商鹽為之不通。邊儲因而告乏。近荷

聖明御極。渙汗一頒。殘餘引鹽。盡數裁革。勢

勢依律論刑。二所餘鹽。商人始得照例納價。一歲積銀三二十萬餘兩。解部濟邊。此數十年所未有之事。於今見之。夫何詔墨未乾。餘鹽復中。嘉靖元年六月內。據戶部劄付一件。為大虜住套。調集兵馬。急缺錢糧等事。延綏開中。兩淮運司。正德十五年分。儀准批驗所私餘鹽五萬引。每引定價銀八錢。一件。懇乞 軫念窮乏。查催銀兩。救濟官軍。操守城堡等事。遼東開中。私餘鹽引二萬九千二百二十八引。一十一斤。每引價銀八錢。已經具由執奏。欲將嘉靖元年額鹽抵還各商。未蒙改正。但恐此例一開。姦人乘機而起。鑽刺奏討。阻壞鹽法。則正德末年之弊政。復見於今日矣。將延綏遼東兩次開中前項餘鹽。准以嘉靖二年正鹽抵給各商。以後餘鹽。查照舊例。

一監正志卷一
止今本商自納價銀解司類解以濟各邊
以杜勵階如此庶幾勢要無由而起鹽法
清邊儲
足矣

張珩論王德干撓鹽法疏

四年兩淮巡鹽
御史珩奏曰臣

切照三邊之糧儲賴商人之飛輓商人之
依違視鹽法之通塞使鹽法通而商人無
分外之科則召之卽至而邊儲足矣使鹽
法壞而商人有無名之歛則召之不來而
邊儲誤矣是商人者邊儲之根本邊儲者
軍士之命脉其關係豈細故哉奈何正德
年間權姦用事鹽法大壞以致邊廷軍士
月糧之缺每生他變言及於此深可寒心

幸遇

皇上整頓革弊鹽法疏通臣以爲久安長治

之術也不意近得邸報乃知守備鳳陽太
監王德題稱本處鹽商乞爲聽其照引掛
號以辯真僞驗給本商執照貨賣一節已
經該科參出及該部參覆奉 欽依著撫
按官查照先年守備衙門如有掛號事例
准他管理臣伏聞之不勝驚愕仰惟我
國家鹽法綜理精詳凡有裨益於商竈者
皆載之 大明會典及各年條件豈有守
備衙門掛號之事例乎縱有之皆先年之
弊政耳豈可復見於今日乎况商人齎投
勘合運司則有硃墨號簿比對領引下場
鹽課司則有長單帖文比對打引出場白
塔河安東壩巡檢司則有關文比對批驗
所掣割則有單簿票帖比對赴行鹽地方
發賣各府州縣又有水程并引鹽數目比
對設運司以總理其事 命臣以督察其

一原正三卷一
姦。關防區畫。可為密矣。奚俟彼辯其真偽哉。究德之心。無乃登龍斷之為耳。誠使弊端一開。則商人畏其法網之密。必將轉徙而他作生理矣。三邊有警。召商不至。飛輓將誰所賴乎。伏望收回。成命。免行撫按查勘。仍乞戒飭太監王德恪。守乃職。安靜行事。庶鹽法疏通。商人

不怨。而邊儲有賴矣。
戴金鹽法疏 六年兩淮巡鹽御 一曰通鹽

法 臣惟鹽貨之行四方。與菽粟相為並用。國家資之以濟邊儲。備急餉。不可緩也。

伏觀

憲宗舊制。朝廷開中鹽糧。本為實邊儲。省轉輸。乃利國利民。經久之良法。不許內外官員之家中納此。真萬世不易之定論也。近

年以來。准鹽苦於價高。寔緣報中之難。彼未樂年問。准鹽每引不過納米二斗五升。或小米四斗。遇米貴。小米亦止二斗五升。成化以後。或開折色。亦不過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正德末年。漸至四錢五分。嘉靖二年。宣府都御史李鐸議增引價。遂加至七錢五分。商人苦本色之難。及包攬之害。雖勉強上納。而實非其情也。况權豪勢要。占中賣窩。展轉增益。價至一兩之上。又聞先年淮浙搭中。不過二八或三七分。近年既搭兩浙。又搭長蘆。商人照價中出。減半發賣。積筭准鹽。而價已倍增。督糧衙門例外。每引勸借米一斗。官既重取於商。商必重取於農。亦勢之所必至也。乞令今後開中鹽糧。酌量彼處地方遠近險夷。仍照先年四錢五分開去。各邊照依地方斗頭等

則或本色折色相兼報中。以復舊規。其賣
 窩之弊。申悉。舊制定立重典。出榜各邊
 張掛。痛加懲治。長蘆。仍舊各另開中。
 淮浙相兼。亦照舊法。以一二八。或三七分配
 搭。少甦淮鹽之苦。若以長蘆別無處法。堅
 以一人而配搭。其法不通。而勢
 亦不能行也。督辦。例外毋為輕舉。庶
 幾鹽法之根本無虧。而鹽利可資民用矣。

二曰處浦課。臣惟兩淮鹽課額辦七十萬
 銀引。鹽九千一百四十九引。一百斤實徵
 本色六十九萬六千三十餘引。近者各場
 竈丁生齒日耗。重以水旱疾疫。大半死亡。
 浦課至多。總催不能包納。雖行見在竈丁
 代辦。未及一年。而貧難者亦以代辦而逃。
 以致各場竈丁奏告不已。為今之計。欲使

商竈不至於失所。姦弊不至於橫生。乞將
 馬塘諸場新逃鹽課五萬六千五百一十
 六引零。暫令商人免納。賑濟自行買補。候
 年歲豐稔。竈丁生息。仍舊查審。督令煎辦。
 其先逃餘東等九場舊鹽一十一萬九千
 六百一十四引。逃亡既久。卒難遽復。乞照
 先年事例。仍於兩淮運司開中。每鹽一引
 納銀一兩。及扛解銀五分。類解戶部給發。
 附近宣大遼東各鎮備用。其杜絕黃緣。及
 不妨邊中。即照商人各邊報中引目。以額
 鹽總數為則。隨其多寡。照其年分。配搭報
 中。則姦弊自除。而邊方飛輓益趨如市矣。
 官吏雖有貪汙不法。欲高下其手。亦無隙
 而可乘。若以額數備邊。事難輕議。臣聞天
 下之財。不患乎轉輸。而患乎無備。誠如臣
 擬。則邊備既增。而商竈不損。法令周密。而

弊端不作。誠有利而無害者也。况竈丁業司煎鹽。別無生計。若但有私販之禁。而無郵竈之方。是猶用其力而奪之食。逃亡者終無甦息之日。而鹽法之根本。於是乎竭矣。

三曰處鹽價

竊照前御史師存智盧楫奏。載建言餘鹽納價。蒙

准嘉靖二年以後。掣割餘鹽。照例許本商納價。嘉靖四年。戶部申明前例。納銀解部。以濟邊餉。而蘇竈丁自是姦蠹潛消。公私兩便。是誠不易之令典也。但議行之初。姑從時估。每鹽一引二百斤。淮南納銀一兩。淮北六錢五分。行之既久。遂若定規。近維商人以經營為業。錙銖必較。官取未饒。而私情必競。價豈能平乎。且如淮南每鹽二百斤。商人收買出場。既多盤費。納銀起解。又有加耗。實筭每銀一兩。止得鹽一百五

六十斤。繼之展轉覓利。以至食鹽地方。不止數倍。而市價之增。理所必爾。臣欲為中正。又遠之規。乞自嘉靖六年以後。每鹽二百斤。淮南定為八錢。淮北定為六錢。庶幾商不至於失業。民不至於艱食。四曰清報

足國裕民之道。一舉而兩得矣。

四曰清報

中。今照兩淮食鹽地方。當天下四分之一。淮南自南京。以及徽寧池太江西南昌。諸郡。至湖廣一省而止。淮北自廬鳳。淮三府。至河南南陽為界。以一年之額數。應各地方之食用。眾寡之間。尚若有不及焉者。中間或坐賣窩之。苦展轉留難。或中途截賣。坐索高價。使支放不相接續。所以漸生壅滯。乞令各邊清查。違限之故。催速前來。仍嚴立限期。今後戶部開去各邊引鹽。止限文到兩月。以裏通行。召商報中。給文起

身各邊遲悞聽令巡鹽衙門查參其商人領文後宣大遼東等處兩箇月以上固原榆林延綏等處三箇月以上甘肅五箇月以上不到者即將鹽引三分之一沒官另行運司召商照引納價支掣以完勘合其三四年不到鹽引仍限例後三箇月不到者照前六曰慎理財夫立政在人以先務議施行為難方今天下無事而邊儲告匱無災而百姓稱貧市井失其繁華倉廩溢為懸磬為未雨徹桑之圖豈止厝火積薪之慮財用之竭一至於此正當遴選英傑責成綜理而汲汲善圖之日也今兩淮運司額課甲於天下財賦半於江南今欲會計盈縮平準貿易使上不失邊儲之給中不失商寵之心下不病農工之用非有剛介之

操練達之才豈能於百弊叢集之中而卓然料理之當哉且人才保祿者動務避嫌奸名者輒為矯激忠厚者類多因循臣欲運使官缺或於名望知府先資擢任或於六部郎中越級超遷待之既踰常格彼必益勵初心况正官得人則僚佐有所視效場官知所謹畏豪商巨猾無所用姦逃丁逋課有所規畫是國裕民之道庶不付之空談而實效可責矣七曰立分司兩淮三十鹽場設印信各守地方董率場官撫卹竈丁責任正與州縣司牧之意同凡鹽課之清私鹽之禁詞訟之理竈房之脩鹵池之濬甲役之平均為要務夫何數十年來各因衙門傾圮無所依止遂羣處運司併其職守而亡之矣前御史盧楫秦鉞俱建議脩理祇

因計費數多。急無措處。遂使付之空言。臣自巡歷以來。備訪郵竈之方。莫先親臨之責。事誠有不容緩者。如使衙門既立。則職始非有良才。豈能作則。伏望今後遇有判官員缺。精選年力相應舉人。或於丁憂起復。知縣賢能素著者。量為擢用。庶幾茸頽理廢。興利除害。可以望其卓立。而鹽法之根本於是。八曰慎考察。竊照兩淮運司及平有賴矣。共六十餘員。每遇三年考察。其賢否悉憑巡按御史定。其考語。彼其存心。固未嘗不公。但事不相屬。則聞見懸絕。判官而上。尚可詢名以求實。經歷而下。不過取憑於楮墨之間。以為賢否之定。往往貪汙者得以貨緣。而漏網。誠實者反以無罪而去官。一

失當則公道有虧。一害未除。則地方受累。乞令兩淮兩浙山東山西福建等處撫按衙門。今後考察之年。會同巡鹽御史。定其賢否。庶幾是非相半者。去取之有徵。矯情飾詐者。真九曰鑄鹽鐵。照得通泰淮三實之莫遁矣。初鼓鑄鐵盤。今竈戶團竈煎等場立法之初。鼓鑄鐵盤。今竈戶團竈煎。蓋欲使一夫一婦力量弗支者。協力與工。輪流火伏。有強弱相均之義。有守望相助之理。奈何積歲之久。虧損日多。豪富者私置鍋鏊。額外煎燒。貧難者坐視無為。逃移相繼。臣備訪鹽法之源。莫切於此。據馬塘諸場損壞鐵盤共三百二十一角。估計每角鐵三千斤。鑄造工價銀二十六兩。共計銀八千五百餘兩。其費雖多。而關繫不小。蓋竈丁之有鹽鐵。誠猶農夫之有耒耜。

一日不可缺者也。乞准鑄造給散各場貧
難竈戶。朋丁煎辦。則數十年之廢墜。一旦
興行三十場之逃。十曰重死刑。竊惟律無
移。不招而至矣。罪多端。輕重之間。死生攸繫。誠有不可忽
焉者矣。伏覩大明律內一款。凡犯私鹽
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軍器者加一等。誣
指平人者加三等。拒捕者斬。及查得問刑
條例一款。豪強鹽徒聚眾撐駕大船。張掛
旗號。擅用兵仗嚮器者。官兵尋訪捉捕。若
拒敵殺傷人命者。俱梟首示眾。切詳律言
拒捕者斬。蓋不分有無傷人。但拒捕即坐
為首之人。斬罪。例言俱梟首。則不分首從。
且如大夥鹽徒三五十人之上。如前聲勢
拒捕殺傷人命者。照前例問擬。誠為允當。
若或尋常五七人十人上下。合夥與販原

無前項聲勢。遇有追捕。奔命拒敵。因而傷
人。至二命者。經問官司。因無鹽徒拒捕殺
傷人命正律。或引前律止坐為首一人。不
惟行兇下手者得以漏網。抑且姦吏舞文。
遂恣情故出。誠為失之縱矣。又有問官因
其眾手傷人。遷就前律。通問斬罪。引例梟
首。已非律之本意。遂使見獲者羣死於獄。
未獲者懼罪遠遁。流於劫掠。豈非刑罰不
中。驅而至為盜耶。今欲酌乎律例之間。以
適輕重之宜。查得強盜條下。凡竊盜臨時
有拒捕及殺傷人者。皆斬。又曰共盜之人。
不會助力。不知拒捕殺傷人者。止依竊盜
論。臣欲今後鹽徒止是五七人或十人上
下。合夥與販。因而拒捕殺傷一人者。追
究為首及下手之人。比依竊盜拒捕殺傷
人者律。皆斬。其不會動手傷人者。仍為拒

捕從論罪查照二千斤以上事例充軍。或聚眾興販持有行兇器械拒捕傷人至三命以上者比依強盜不分首從律皆斬詳處行下。永為遵守。庶幾官司不得故違出入。而小民知**十一曰慎充軍**。竊惟五土殊所趨避矣。方邊衛充軍為死刑次等立法懲姦固不可不重亦不可不慎也。切詳前例越境地方原有所指今在外衙門未覩全文而一罅混引。臣愚以為革之則矯枉太過拘之則法無通變。近聞鹽徒被獲畏其充軍罪重或用計求釋或減贓避罪亦徒資應捕索錢之計。乞令今後如有前項越境大夥鹽徒陸則驢贏成列水則雙桅大船出江入海橫行無忌者照例問發其三五為伴在於本境地方犯鹽二千以上者比依律

問罪責令納米贖罪則事犯無畏罪展轉之心官帑有積蓄備賑之實其應捕之人轉相興販巡捕官得受大夥鹽徒常例縱容興販或令家人子姪通同販賣至二千斤以上者仍依前例問發以清弊源則法令行而姦弊自息矣

胡世寧禁革虛引疏六年南京戶部右侍郎世寧奏曰臣查節

該兩淮運司關領南京各衙門年例戶口食鹽引目伏覲大明會典一款正統三年令關支戶口官軍各該運司給批總填鹽斤數目定與程期給付執照各處批驗所巡檢司照數秤掣盤驗關防給散畢在京於戶部在外於本衙門依期送繳仍將前批通發運司查銷此先年批照食鹽正例未宜遵守者也今在京衙門關支長蘆

運司食鹽。尚給批文。南京光祿寺供應。及供應庫歲用青白鹽斤。俱兩淮運司批解。到部轉發。是皆舊規。何獨南京官吏食鹽。每要引目。及查原准戶部咨。為禁革戶口食鹽作弊事。該南京戶部具奏。內開南京各衛所管事軍職。每遇關支食鹽。通同富豪勢要之家。包出銀兩。收買爛鈔。又將支。出官鹽引目。展轉夾帶私鹽。影射往來。貨。賣。將銀送與官吏。朦朧繳還引目。積弊多。端。實為鹽法之害。節該依擬。其照鹽照身。給批。定限。合准前項在京各衙門關鹽事。例施行。不許給與引目影射。備行在卷。此。往年禁革食鹽引目事例。甚嚴者也。况南。京與儀真。止隔一江。焉用引目。兼且江南。客多私販。豈宜輕給。但卷查得關鹽文移。內開為公務事。節該戶部看得官吏戶口。

食鹽。應該當年關支。今照南京文武官吏。戶口食鹽。轉行南京戶部。先期行移各該。衙門。取勘丁口。行令造冊繳報。合用引目。預先發仰運司收掌。遇有差委官員。齎有。勘合文冊。印信領狀到來。即行放支。俱於。本年十二月。以裏關支盡絕。如來過限。不。來支領者。照例扣除。此例一同纂入會典。專為禁革過限而言。偶有合用引目字樣。未查先年。止是給批。及有禁革引目事例。甚嚴。是以運司相承。預領引目。動輒千萬。迄今不止矣。切查引專為商鹽。必經戶部。奏。准開中。備填勘合字號。到司納紙。具。名申部。方與印給。即非官吏食鹽。可照。况。引日後。固開載行鹽地方。空填客商姓名。所以禁越境而防那移。又非支食鹽官。可。以填用。且凡商人引目。例聽支鹽該場及。

本運司并掣驗所各截一角封至行鹽有
 司仍截盡四角尙且責限追繳猶有相緣
 為姦朦朧照販私鹽甚者經年不繳今南
 京府部錦衣衛等衙門例該於儀真各衛
 五城等衙門例該於淮安各批驗所掣割
 餘鹽內打發既非出場領課又非地方行
 鹽不知從何截盡四角可以因循混領以
 致衛所攬買食鹽爭先恐後年勝一年往
 往事發送問中間難保必無竊謀引照遠
 賣情弊及究下落又造有給各王府食鹽
 經年不繳者其流弊至此可謂極矣乞查
 照前項正例備行兩淮河東各巡鹽御史
 及各運司兩淮先將歷年未用食鹽引目
 防禁吏書盜賣那移盡數追截報部查銷
 如有退引務要截盡四角明白具由照例
 併解戶部塗抹如有姦弊仍要根究追繳

今後凡遇本部准令各衙門關戶口食鹽
 勘合行到運司查對硃墨相同即呈巡鹽
 衙門准令照例關支出給印信批文定與
 限期照鹽同回報本部公文前經儀真批
 驗所照數秤掣過江除文職衙門向無攬
 買外其餘衛所節該遵照大明會典景
 泰元年今起運官鹽南京於龍江批驗所
 掣摯俱赴江東門報部委官看批驗放入
 城事例而行仍將原批類呈本部發運司
 查銷若有夾帶多支洗改增減及重複影
 射等項情弊呈部叅送問罪發落其有各
 省王府例支食鹽亦俱查照正統三年給
 與總批照鹽事例而行河東運司冊報用
 引照支食鹽亦宜一體禁革以後不拘本
 部運司但有濫給食鹽引目者即以枉法
 論罪在內從科道糾劾在外從各巡按叅

究如此。則引無虛出。而
那移影射之弊杜矣。

魏有本長蘆山東鹽法疏

七年長蘆山東
巡鹽御史有本

奏六

四曰協支便商

竊惟開中先年一商
止中一運司鹽引以

後搭派止於淮浙相兼。故得以嚴截買截
賣之法。後因各邊開中長蘆山東引鹽無
有願者。遂有南北搭派之例。道里兩隔。必
使親支。往來奔走。日亦不給。且有三年五
年沒官之限。不得已有令弟男夥計分投
告支。完繳引目者。各巡官兵一槩指稱截
買截賣。挾詐財物。或遂併其本而沒之。亦
何辜哉。臣愚欲於長蘆山東引少之處。做
代支事例。凡有願令弟男夥計人等協支
者。赴告運司。取具結勘。於流通文簿。明白

開填協支某人姓名。其支鹽長單。告賣水
程。一樣填寫。仍用印鈔蓋。以防詐偽。若中
納支賣情弊事發。各罪所由。來歷
既明。欺弊難掩。亦通商之一策也。五曰驗

銀報中

竊惟鹽法之弊。莫甚於占窩。凡占
窩之人。非內外權勢。則市井姦猾。

一聞開中。則鑽求關節。偽寫書笥。相率趨
之。監中官。或畏其勢。或受其欺。止據紙狀
姓名。准中。商人挾貲冒險。而無售。彼且勒
取高價。而賣之。空手而往。滿篋而歸。商人
未納官糧。先輸私價。是賣者之利。非買者
之願也。今禁例非不嚴。而此弊終不可革
者。臣不知其故也。臣聞往年戶部郎中李
淮之在遼東。驗銀開中。此弊遂革。臣乞令
今後各邊報中。俱限齎銀稱驗貯庫。准中。
以三千引為率。不許過多。俟各商上納芻

粟完日。給領勘合。其餘不准。如此。則權姦無所容其計。而商人稱便矣。

汪鉉抽分私鹽疏

七年。南贛汀漳都御史鉉奏曰。竊謂私鹽不必

深禁。乞要酌量地方。各水陸要害之處。設立官廠。委官掌管。但遇舟車人馬經過。各用盤詰。如有私鹽。免其沒官問罪。止抽分一半。每百斤抽取五十斤。折收價銀。如無銀。則收本色外五十斤。給還本主。仍給票與其執照發賣。

李佶添刷引目疏

七年。兩淮巡鹽御史佶奏曰。竊以官買餘鹽論

之。兩淮三十鹽場。各場相距窈遠。各總相距亦然。判官領銀萬兩。不能一一親歷。必分給於場官。場官分散於總。催總催徵。納於竈戶。若先給價而後收鹽。則官價已有

一定。私價時有低昂。必不肯多領官銀。盡出所有。且滑竈得以騙價脫逃。姦總易於捩數作弊。是正課之外。又添包贓追併之苦矣。若先納鹽而後納價。則貧竈煎燒歲無虛日。亦無別產。既以正課完官。止靠餘鹽度日。水陸有運負之遠。衙門有守候之難。官價遲遲。不能應手。家口嗷嗷。豈能枵腹。則嚴禁之餘。又生深藏轉賣之弊矣。又如銀萬兩。可買鹽數百千萬斤。露積必得。廣地。則地價甚蓋之用頗多。倉貯必得多。廩則土木修葺之費不少。况各場竈丁原無空閑。則看守人役。何從僉派。尤恐貪官豪總。剋落價銀。官慮後日之消折。則必責成於總。總慮後日之陪補。則必多索於竈。擾擾多事之中。而又有源源侵盜之弊。是一舉而數害存焉者也。至於添刷引目。使

鹽皆有引。市無高價。誠良法也。但云或令商買中。或召商中納。似欲將餘鹽之引。亦於各邊如正鹽開中矣。莫如寓開額之利於舊額之中。庶為兩便。臣嘗以掣過之數稽算。大約正鹽一引得餘鹽二引。乞令今後如商人在邊中納正鹽一百引。勘合到司。許加納引紙銀六釐。行南京戶部給引三百道。正鹽一引。照舊派場納賑關支。其餘鹽二引。自行買補。每引止許二百五十斤。亦照舊規秤掣。每二百斤。淮南納銀八錢。准北納銀六錢。免其割沒。下河水客至南京石灰山關。每引割鹽十兩。以充官俸。較之常例。每引又添餘鹽一百五十斤。每百引又添官俸一百二十餘斤。每千引又添餘鹽銀五百餘兩。如此。則商人有利。而課稅益增。官鹽既多。而私販自息。是一舉

而數利存焉者也

桂萼收買兩淮餘鹽議

七年吏部尚書萼奏曰。竊惟兩淮鹽

課歲額止七十二萬。各省民生繁眾。宜乎食用不足。而鹽價日貴。勤窳餘力。煎出鹽斤。置之無用。深為可惜。乞於竈戶正額之外。煎有餘鹽。許令報官變賣。量徵十之一。二。可以救貧竈。亦庶幾鹽價可平。所賣銀兩。分解淮徐臨德水次倉分糴穀。以備災傷賑濟。深為至便。

霍韜准鹽利弊議

七年詹事府詹事韜奏曰。竊謂立法須公。而溥

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適變通之權。乃可久而無弊。唐劉晏只用准鹽。遂濟國用。臣

今姑議准鹽利弊。卽天下可推也。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鹽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貨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卽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饗餐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湧貴也。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

貫值錢千文。故竈丁得實利。如是而冒禁賣私鹽。絞死可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升。乃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餓以死也。此後來行法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給與米一石。若餘鹽二百斤。竈丁實得米一石。乃私賣鹽。卽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麥。且貧弱竈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不得已則先從富室稱貸米麥。然後加倍償鹽。以出息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竈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卽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貧竈餘鹽。必藉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召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

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利而不見法。淮安頑民數千萬家。荒棄農畝。專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不敢訶問。近年恃衆。往往爲劫。此隙不弭。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不爲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竈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間。召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淮鹽開中。歲無足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有

守候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今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仍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罔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云。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卽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姦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得贏利。州縣民士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浙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權姦奏計。或勲戚恩賜。皆給引目。自買餘鹽。故法雖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科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

秦鉞奏革所鹽秤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
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
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
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
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
末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
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賣窩復取利銀二
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
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准鹽一引蓋
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
鹽價益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
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乃其所
也此商人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
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修
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
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

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為實利
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餘鹽
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各場餘鹽
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
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
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
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
可也若國課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
八分藏富於國尤可也蓋私鹽行由正課
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
課流邊儲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
更為今日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
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
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為
今日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辨驗官
引輒賣餘鹽者各照蘇律絞勿贖又嚴為

今日正鹽一引。只二百五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為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使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為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即與革絕。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為興戚。邊方腹裏。共為一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

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蕩。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作文復免竈丁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止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司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鹽者。絞。販私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即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即為變。行之而寬。即三百萬餘鹽之利。盡入姦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逃。乃區區賑濟。區區招復。千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賑徒勤。逋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

今復加而七錢。尤重矣。買窩賣窩。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姦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溢。正課愈壅。雖絞刑治之。不可禁遏。况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令。蓋開寬路。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益溢。正課如何不益壅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迄無寧日。頑民挾刃。率而旅拒。在揚子江。及各海港者。高檣大舶。千百為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殺人劫人。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語。在兩淮。通泰寶應州縣。民厭農田。惟射鹽利。故山陽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復頑悍。死刑不忌。前年流劫。幾致大變。故淮安官

軍不惟不捕私鹽。且受餌利。而為之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向鹽徒丐鹽充食矣。鹽徒千百。白日挾刃。徑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州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陛下高拱焉。得知之。抑亦誘曰。事弊已極。無可柰何。再及數年。則言兵之追捕日嚴。鹽徒之旅拒日銳。拒捕之迹日著。則罪惡之狀日深。官司引罪狀以請法。愚民罹罪罟。乃逃生。出不獲已。必激他變。將誅夷之。則情可哀。恤將緩縱之。則頑獷愈甚。禍釁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曰。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雍冀孟津懷衛。引為陂堰。鑿為溝渠。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浚其淤土。厚其堤防。則愈浚愈淤。愈築愈潰。亦勢也。自正統

以後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鹽利。祇足驅民為盜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託專暫。成效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蕃。邊地不闢。不收久大之效。而坐策治安。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敢苟。且任於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效。此兩淮利弊也。舉兩淮。即天下可知也。

毛鳳韶弛禁通商疏

八年。四川道監察御史鳳韶奏曰。竊惟弛

禁通商。開民自然之利也。且湖廣鹽利甚急。當此而又苦於各衙門之禁。故每鹽一斤。值銀三四分矣。譬之額徵錢糧。猶且停免。而况侵塞民利至此。不亦有負於今日

也哉。臣願乞行巡鹽御史。疏通鹽法。或勤掣鹽引。或權減價值。其肩挑背負。易米度日。不在禁例者。行各大小衙門。勿得縱容。巡捕兵快人員。一槩捉拏。嚇詐財物。再行湖廣布政司。不許抽分鹽船料銀。以通商人。仍行撫按官。移文各省。將近日開納事例。赴荆襄衙門交兌。并召各處商人。與販米穀。赴荆襄地面。官為增價。以糴之。則眾利皆歸。而荆襄實矣。荆襄實。則河南川陝之民。得以就食。而禍亂弭矣。

朱廷立鹽法疏

八年。兩淮巡鹽御史廷立奏

一曰通鹽

法。臣奉勘合。該戶部題。內開竈煎餘鹽。多於正額兩倍。相應添刷引目一百四十萬道。自嘉靖七年為始。召商中納。如原在邊中正鹽一千引。許報中餘鹽二千引。

淮南每引定銀一兩二錢。淮北一兩各除資本銀二錢五分。淮南納銀九錢五分。淮北七錢五分。俱赴運司上納。領引自行買補。蓋欲使市無高價。而民食免無鹽之苦。鹽皆有引。而商人無夾帶之私。立法之善。莫有過於此者。而商人顧乃告稱不便。其故有二焉。蓋商人往時餘鹽待其掣過。賣銀完官。今新例開中。先行納銀。然後支鹽。夫各商資本有限。既已在邊報中。豈能復有資本赴運司再納一倍。此其不便者一也。商人往時支鹽一引出場。如御史戴全定擬五百五十斤。過所除正鹽二百八十五斤。餘鹽二百六十五斤。淮南算該納銀一兩六分。淮北七錢九分五釐。今添中二引。共與鹽七百五十斤。除正鹽二百八十五斤。餘鹽連包索止得四百六十五斤。淮

南却要納銀一兩九錢。淮北一兩五錢。此舊納價。計算淮南增銀四分。淮北一錢五釐。外又加納引紙價銀六釐。并包索二箇及船脚之類。此其不便者二也。臣自接管行事以來。或采之諸司。或訪之士人。或問之商竈。或稽之往牒。其要莫如於支掣之間。少加寬恤。乞令將添刷之引。先行給商。待其支掣之後。納價以寬商人。先期中納之急。再將添中之鹽。仍依御史李佶擬照餘鹽事例。納價淮南每引得減銀四分。淮北得減銀一錢五釐。仍照正鹽除與包索。以補商人。加納引紙添買包索船脚之費。如是。則先今所議大略相同。而事體無紛更之擾。情法兩盡。而上下無虧損之憂。蓋一轉移之間。而鹽法可以疏通矣。

二曰關草蕩

臣惟鹽法莫先於恤

竈而恤竈莫先於興利。利非取我之有以與之也。因彼之利而利之。則其惠也。為不費而彼之受利也。為無窮矣。兩淮運司竈丁原有煎鹽草蕩八萬一千四百七頃八十一畝。供煎之外餘蕩可耕。但畏私墾之禁莫敢開耕。夫以有用之產而置之無用。不無可惜。欲耕之民而驅之不耕。誠所未安。乞令運司委官丈量。每額鹽一引撥與若干供煎。其餘照丁分給。有力願耕者照例免其三年之租。以後仍從寬。每畝肥厚者科租米一斗。磽薄者五升。備賑無力不願開墾者聽。如有富民借竈越占侵奪者。問擬如律。庶幾人無遺力。地無遺利。而竈丁可無逃移之患矣。三曰補竈。臣惟邊儲取給於鹽課。而鹽課取足於丁。竈丁不足而必欲鹽課之足。是求

水之榮而先拔其本者也。而豈可得也哉。照得兩淮運司所屬三十鹽場。近年以來水旱大疫相繼。竈丁逃亡大半。鹽課負累。見在包贖。雖今設法招撫存恤。及將出幼空丁清補。但逃亡數多。卒難充足。况將來逃亡之患。又不可不預為之處者。查得先年題准事例。凡竈丁有死絕及充軍者。許於附近鹽場丁糧相應民戶內僉補。又凡犯鹽法民人徒罪以上者。俱充竈丁。終身。臣思竈戶有驚海之勞。軍人有操練之苦。二者無以甚異。若將民戶與徒犯僉發充竈。情似不堪。看得各處問發充軍人犯。本為充實軍伍。然中間作弊多端。悉無實用。淮揚二府所屬通泰海三州泰興如臯興化鹽城海門安東贛榆七縣俱逼近鹽場。民竈雜處。乞令江北直隸撫按官轉行

前擬州縣各掌中問刑等官。今後民人有犯該附近衛所充軍終身者。呈詳撫按衙門。定發運司充竈頂辦逃亡鹽課。終身除豁。仍嚴禁場官不許賣放。俟竈丁蕃息流移復業之日。即為停止。如此庶幾竈丁有充實之基。鹽課無虧損之漸。而邊儲尚亦有所

四曰遵舊制 臣聞易關市者。所以來賴矣。商旅定。衡量者。所以齊民用。衡量定。而物之輕重多寡。莫有遁焉者。此又易關市之先事。而周官之所必講者也。照得兩淮運司儀准二所。洪武初年頒降銅鈔各一箇。每箇重二百五十斤。秤掣商鹽後。因題准許令各商收買餘鹽。漆包赴掣。節該清理鹽法都御史及巡鹽御史增置大小鐵鈔。皆依時秤較。勘在所隨鹽輕重。加減秤掣。比之銅鈔稍輕。遂使商

心不平。服往往告論。而鹽官因泥成跡。莫敢增損。臣聞衡誠不可欺。以輕重者。以其公也。今乃不遵。頒降銅鈔。而依時秤蓋失。

祖宗阜財育物之意。而與民爭銖兩之利者。

也。豈非鹽法中之一弊耶。臣惟新例商人

在邊中鹽一引。即赴運司。添中二引。每引

二百五十斤。過所。則其輕重固已有定數

矣。乞令運司以銅鈔為則。每所添鑄銅鈔

一箇。重四十五斤。以足二百五十斤之數。

較勘相同。不差銖兩。轉發兩所未為遵守。

舊置鐵鈔。當官毀壞。如此。庶制度定。而民

用以齊。掣法公

五曰專責任 兩淮行鹽地

而人心自服矣。方廣闊。一年

之間。不能遍歷。節該

准。選委各府衛州縣佐貳官員。專緝私鹽。

奈何近年以來各官視爲文具往往付之
首領或巡檢倉大使等官及爲事未結立
功未滿帶俸差操等項軍職營謀管理悉
多柔懦不立不能鈴束下人任其生事擾
民又有志行卑汙致與巡鹽人役猫鼠同
眠交通鹽徒或受其常例縱放或通同販
賣分贓船運車載者置而不問而貧難有
擔背負無錢買免者却行捉拏塞責假官
司之小牙爲鹽徒之羽翼名雖巡鹽而實
則爲白晝之大盜也中間或有一二拏獲
人鹽者牒堂問報而掌印正官以責不在
已又沽一端恤民之說不與轉行自是姦
頑得計而小民被害鹽徒縱橫而地方搔
擾弊也久矣臣竊謂官有正員而後民有
畏心政有專職而後事有成效乞行各處
撫按官及巡鹽御史轉行各該州縣衛所

今後巡鹽俱要責成掌印正官管理提督
兵快設法禁捕不許委之佐貳首領及緣
事立功等官以致縱盜殃民其各府正官
事繁難以兼管仍選委廉能同知等官專
理若遇大夥鹽徒聚衆劫掠許協同巡捕
官兵相機撲捕以靖地方如有貧難無力
有擔背負易米度日者不許一槩捉拏致
擾小民若或仍前更代不常失職廢事者
聽各處撫按官及巡鹽御史參究如此庶
事體專而官員存盡職之心禁令行而地
方無鹽徒之擾矣
六曰定買補臣惟興民之利者
弊蓋弊緣利而起不知革弊而欲興民之
利者臣未之前聞也夫鹽法之弊亦多端
矣而其大者莫如便場買補之弊蓋先年
商人添包鹽斤俱是本場買補正德年間

勢要縱橫。不次挨單。便場買補。其後因循。視以為常。各商輻輳。近便場分買補。圖省道路工脚之費。以致本場勤竈。縱有餘鹽。商人不肯收買。欲要貨賣。又有私販禁例。是以勤竈既無以供煎。又無以度日。凡遇凶荒。悉多逃亡。查得嘉靖四年。已該巡鹽御史張珩題。准禁約外。奈何法久人玩。復蹈前弊。往往俱在附近富安安豐等場。收買添包。止去本場封出空引。運鹽赴掣。鹽法之弊。莫大於此。乞令運司今後商人買鹽添包。務於本場收買。勤竈納剩官鹽。以資貧乏。不許別場買補。自圖便利。各該場官。仍按季將放支過商人某人。正鹽若干。本商在場買過添包餘鹽若干。違例於別場收買若干。本場封出空引若干。本場賣與別場商人若干。從實申報。運司查考。

將故違買補商人。及越賣竈戶。查提到官。問擬私販私煎徒罪。若至二千斤以上者。即引例充軍。鹽貨入官。其該場官攢交通。姦商封與空引。縱其便場買補。隱瞞不行。實報者。事發坐以枉法贓罪。如此則鹽法行而姦頑知警。勤竈獲利而流亡之患可免矣。

蔡經論鹽法疏

八年。戶科都給事中經等。奏曰。竊惟地莫重於邊陲。

利莫過於鹽課。故我朝初建稅法。既已取之田糧。而於鹽課尤致意焉。蓋利者商之所趨。必有以利之。而後樂從。非專為利商計也。誠以邊陲遐遠。轉運為艱。故開鹽課以利之。使之見利則趨。而糧餉易集。其為計誠深且遠矣。奈何近者更張未當。處

置無經俾商人憚於上納邊蓄以之不充夫豈鹽課利於昔而不利於今哉蓋亦有其弊而姑以其槩論之昔年鹽課有存積常股之法存積以備急缺而常股則以時開中當地方收成之候糧草價賤而商人易於上納故一引之鹽常得二引之用定價每引不過三四錢而無處置科罰之費是非不知商人每引所入不足以當給鹽之利也以為利不厚則商人不趨而邊儲無賴凡若此者祇為邊儲計耳何暇計錙銖之利以與商人較若所謂市井者哉今則開鹽之期未必收成之候糧草價貴買納甚難每引定價八九錢復有處置名色科罰多端乃至費銀一兩五六錢猶不足以周一引之用以故近日邊方具奏鹽引雖開而召商不至良由開中不時科取大

過有以使之然耳豈立法之初意哉此則開中之弊一也昔年鹽課正額之外不許夾帶餘鹽凡有餘鹽必割沒之固未有餘鹽納價之說也其後所割餘鹽堆積既多而權豪之輩則指以官買為名因而夾帶以謀大利侵害商賈於是始將餘鹽聽商納價一以杜乎權豪一以裨乎國課然皆隨其所餘之多少以為納價之重輕亦未有反多於正額之數也今則兩淮鹽引加添兩倍意欲即添引以照餘鹽而豈知引之不可虛添乎蓋引日多少視夫鹽課而鹽課多少則視夫竈丁之衆寡鹹地之廣狹以為之差等耳故必場有實鹽而後派以該場之引執引支鹽有如契券非場本無鹽而罔之以虛引也且如淮鹽正額不過七十餘萬引今乃添引一百四十餘

萬。是各場之鹽不加多而額外之引乃兩倍之。不知執此引而支鹽於何所哉。邇者建議雖云聽其隨宜買補掣後納銀。若為便矣。而商則終恐費用資本。以中無鹽之引。揆於理法實為兩難。所以疑而不信。駭而不從。迄今相視莫敢投引。又前此中納引一到。司即得支鹽貨賣。今於每引之外必加二引。使其陸續收鹽。乃與正鹽同掣。非惟耽延歲月。抑且資本不敷。是欲餘鹽之通而反致正鹽之滯。納價於腹裏而缺儲於邊方。此則添引之弊二也。昔年鹽課清掣以時。則商無淹滯之虞。舟無停泊之費。且前後相接。價值常平。賈食小民易於取足。又不但商人之利而已。近年巡鹽衙門多有引嫌。避謗不肯依時清掣。雖嘗委官亦有經年累月莫肯任事者。以致停泊

在留。坐銷資本。遂使江西胡廣地方。官鹽不繼。價值踴騰。商人乘此雖得一時之利。然歲月既久。耗費已多。終亦歸於無益而已矣。此則遲掣之弊三也。夫官鹽通則私鹽自息。今有此三弊。此官鹽所以不通。邊儲所以不足。而強橫射利者。則持兵結黨。與販私鹽。一遇官司追捕。拒敵殺人。擾害地方。莫此為甚。近日江洋為患。夫豈小哉。竊謂欲通鹽法。惟在其弊而已。方其開中。請以各運司鹽課存積三分。以待緊急支用。其餘七分。若待十分缺乏。然後奏開。則展轉經時。未免前弊。乞如臣等先次具題事理。每年正月預派各邊。但遇收成之時。聽其召商。照依原價上納本色糧草。不許指以處置為名。妄加科罰。其地在極邊。如甘肅二鎮者。或量減價值。以致樂從。及至

支鹽應掣。則以船到之多寡為清掣之期。程如兩淮鹽多。船至一百隻。兩浙等處。船至七十隻。該司即便具呈巡鹽衙門。委官清掣。不許遲延。每遇年終。令巡鹽御史。通將掣過船隻次數。造冊奏繳。以備查考。至若添引事例。雖已議。准施行。然有損商人。無裨國課。恐非立法之本意。經久之良圖。必須再行巡鹽御史。督同運司官員。仍加集議。參以輿情。酌以衆論。如其不便。停之可也。

廷立復添引目疏

九年廷立復曰。臣惟

等題。准折諸處鹽船。各限數秤掣。不許積滯。并議處添引引目一節。備咨劄付到臣。臣督同兩淮運使史紳等會議。據該司呈稱。原該巡鹽御史李佶題。該本部覆議。相

應添引引目。自嘉靖七年為始。備劄到司。及查見今掣放引鹽。俱嘉靖五年六年之數。其添引引目。雖今關領到司。尚未給商。今奉前因。為照先年商人下場支鹽。許買餘鹽。添包每引多者。或七八百斤。少者。或三六。百斤。原無一定之數。可帶餘鹽二引。後御史戴金。禁革大包。每引定擬五百五十斤。過所。續因連年掣放不多。以致行鹽地方。鹽價騰貴。民多淡食。故有添引引目之議。以平鹽價。近因秤掣。以時無有壅滯。即今湖廣江西諸處。每鹽一斤。賣銀一分五釐。南京一帶。賣銀一分二釐。較之往昔。賣銀三分四分者。價值亦平。且一歲之間。掣過餘鹽價銀。已及百萬之數。前項添引引目之法。縱使行之盡善。亦不過此。今又該科奏稱不便。相應停止。照舊秤掣。及照

鹽船兩淮不過一百隻。即行清掣。其法固善。查得本司放掣鹽船舊規。不拘船隻。止論單數。淮南五萬引為一單。淮北三萬引為一單。挨次秤掣。行之已便。若欲限以船數。但恐河淤水淺。又用小船分運。未免參差不齊。秤掣不便。備開到臣。看得兩淮鹽法。始因先年勢要縱橫。敗壞極矣。仰惟皇上御極以來。軫念邊儲。一新鹽法。其在邊方。則禁占中賣窩之弊。其在諸司。則禁勸借科罰之弊。其在運司。則禁越單侵漁之弊。是以官無高價。以病商。商無高價。以病民。實補日衆。而勤竈日勸。官鹽既通。而私販自息。此皆由

皇上明見萬里之外。其效若此。臣等尚何多言為哉。竊惟立法者。貴疏通而惡窒礙。論事者。貴切近而惡迂遠。即今鹽法固已疏

通而復欲有他說。祇見其煩而無益也。添刷引目之議。其不便於商者。臣嘗奏請聖裁。減其引價。待其掣過。納銀。今於鹽法疏通之時。而都給事中蔡經等正有此奏。意覆詳盡。深合時宜。相應停止。及照放掣鹽船。往時止論單數。候積至四單。或五單。方纔科掣。委實壅滯。自臣接管以來。不拘單數多寡。遇到隨即委官掣放。不致積滯。以重商困。乞行令運司將闕到添刷引目。徑自具奏銷繳。仍如御史戴金及臣所定。每鹽一引。以五百五十斤過所。內除正鹽二百八十五斤。餘鹽二百六十五斤。照例每鹽二百斤。淮南納銀八錢。淮北納銀六錢。就令本商納完。給小票執照發賣。以後放掣鹽船。照舊論單。隨到隨掣。候巡鹽一年已滿。將掣過單數造冊奏繳。如此庶乎鹽

法通融商民未便而邊儲不患其不足矣

廷立鹽法疏

九年廷立奏

一曰慎鹽官

臣惟鹽官者財

賦之官也。利之所在。人情趨焉。彼平時而曰。吾無欲於利也。夫人皆能言之。惟夫利至吾前。確乎不為其所動者。然後為難。此中材之士。往往債敗。而知識庸劣者。固不足論也。至於奇特之士。可以辦此矣。

朝廷又別用之。若曰。鹽官非所以待異材者。遂至人心薄之。而不為鹽官。亦歎歎然。不足於心。其甚也。至有身未臨事。而氣已先餒者。以已餒之氣。而舉重大之任。固未見其有能勝者也。然則作新鹽官。而使之自盡其職。其道無他。實在朝廷有以風勵之耳。伏乞

初下吏部。今後運使。若有員缺。遴選知府。或年深。郎中。俱素有才望者。陞補。其副使。判官等官。若有員缺。遴選進士。或舉人之英邁者。充補。俟其治有成效。即為擢用。或陞以在京美秩。如此。則作興之機。新鹽官之氣振。官盡其職。而鹽政未有不舉者矣。

二曰謹開中

臣惟天下之事。有利有弊。若鹽政者。又利之所在。而弊之所

所叢積者也。訪得先年各邊開中。引鹽多。因任用非人。以致勢豪占中。賣窩坐邀。商利。又官司巧立勸借名色。因而侵漁。遂此。商人所得。不償所費。雖縣開中之例。眾皆環視。莫之敢前。此固勢之所必至也。夫商人求利者也。求利未得。而乃得害。雖日撻而欲其來也。已不可得。况召募之耶。鹽法不通。其源蓋出於此。仰惟

聖明在上。釐革茲弊。自今觀之。固非前日之舊。然隱伏之弊。尤不可不預爲之防者。合無今後各邊開中引鹽。推選素有風節科道官各一員。前往彼處地方。公同召商開中。務在處置得宜。使人樂於趨赴。仍嚴禁勢豪占中。及官司侵漁之弊。如此。則邊防無推輓之勞。運司收餘鹽之利。理財之道。或在。三曰復改派。照得兩淮運司所屬三北地方發賣。不許相越。近該御史戴金題准。餘東等九場逃亡鹽課。於運司開中。續該商人任節奏稱。要將前項開中。淮北逃亡鹽捌萬貳千貳百五十四引。加納價銀。改派淮南產鹽場分買補赴儀真。所掣賣等情。劄行運司查議具呈。巡鹽御史李佶。准將前鹽改派南場買補掣賣。其意以爲淮

北地方狹而鹽則多。淮南地方廣而鹽則少。以彼就此。無非欲其通融。以去壅滯之患。然自臣與今日人情觀之。此特稍利於淮南食鹽之民耳。至於淮北。則甚有不便者。是故以言乎商。則苦於鹽引之不多。以言乎民。則苦於鹽價之曰貴。以言乎竈。則雖有煎剩之鹽。而竟無貿易之處。其轉而私賣於鹽徒。其勢必矣。合無將前改派逃亡鹽課。照舊派於莞瀆等五場買補掣赴。准北行鹽地方發賣。如有仍前違例阻壞鹽法者。聽臣衙門從重究治。如此。庶商鹽皆通。民食俱足。而鹽法無紛更之擾矣。

四曰溥賑濟。臣惟鹽課之盈縮。由竈丁之有不加意於此。而欲加課於彼者也。查得各場煎鹽竈丁。頃年以來。節遭災傷。逃亡

過半以故虧損。國課貽累官總且如民間一遇災傷所司隨即奏請為其蠲免稅糧。至於鹽糧之入獨必取足焉。是竈丁煎辦之苦有甚於耕鑿之民而寬恤之惠獨無一分之及。窮竈嗷嗷無所仰賴。如之何其不流移也。合無今後竈民凡遇饑饉之年除應得隨鹽賑濟外其餘但係竈籍人丁查照有司賑濟事例量為動支官銀責委廉能官設法通融給散務使窮竈各占實惠如此庶竈丁獲寬恤之惠鹽課無虧損之漸而官總可免杖併追陪之患矣。五曰時修濬。臣惟水後鹽利可通水利淤塞而鹽利無從出之地矣。看得三十場運鹽河道頃年以來修濬不時坍塌壅塞以故舟楫不通商竈告困如呂四餘東等場南接長江東連大海

節因水勢泛漲日漸崩決高者淤為平地低者漫為水澤商鹽苦於出場竈課歸於私販是無恠乎。東場打引西場出鹽之弊嚴為之禁而莫之息也。合無將各場運鹽河道行委通泰淮三分司官逐一身親踏勘要見某處該挑濬者若干某處該填築者若干量支官銀督率義官耆民人等立限分程按次修理務在著實奉行不許虛費工力如此庶舟楫易於往來利澤均於商竈而疏通鹽政此亦其一端矣。

李士翱鹽法疏 九年兩淮巡鹽 一曰重分

司以專職掌 夫自古未有不弊之法而有弊之人蓋得人以立政則民懷而不亂事治而不隳矣。照得兩淮運司所屬三十鹽場每年正鹽餘鹽銀兩不

下一百二十餘萬其在總司有運使以掌
印有同知副使以贊理又立有通州泰州
淮安三分司每司各設判官一員以統理
十場每官各給印信一顆以便宜行事是
總司以整其綱分司以理其目綱舉目張
法無不善查得先年判官多在分司住居
當時竈戶倚分司為州縣視判官為父母
以其斥鹵之地廣袤千里而其利害之繫
關於三人故也後因房舍傾圮數十年來
繼居總司優游歲月且一堂之上而四印
同使千里之遠而三官卧治臣恐

朝廷建官立司之意殆不如此况今分司衙
門俱各修理完備皆在闕闕可居之地又
非曠野僻陋之所臣愚以為與其弃而弗
居使名存實亡孰若居以成事而名實俱
存之為愈也合無查復舊規再比照近年

撫按官題

准各省分巡分守等官隨帶家小駐劄事例
許令通泰淮三分司官各帶家小前去各
該衙門常川住坐一切該管鹽課詞訟皆
以聽其督理如或受直怠事徇私廢公臣
不時巡歷而按治之以盡勸懲之道伏望
聖明軫念鹽課為邊餉急供之菽粟判官為
竈丁切近之父母行下吏部今後遇有判
官員缺精選舉人擢用蓋根節無嫌方別
利器財貨不汙始見大節慎不可以財利
之官而寄之仕途躑躅之匪人也如果判
官潔已無私恤竈有方曾經撫按等官據
實薦舉者待其歷任三年給由之後該部
查訪相同一體比照知縣推陞事例量陞
主事府佐州正等官如是則彼亦得以自
展才猷堅持節操不肯甘為人下將見官

無陸沉之歎。而未思圖報。竈有得所之依。而終無梗化者矣。尚何慮常課有不完辦者。二曰立賑倉以恤竈丁。夫鹽課者邊餉之命脉。竈丁者

鹽課之根本。必根本既固。而後命脉不虛。設使竈丁逃亡。則鹽課無所出。而根本虧矣。邊餉無所供。而命脉微矣。此臣受理財之責。而日夜思所以恤復竈丁也。查得兩

淮運司歲辦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除水鄉折銀九千一百四十九引一百斤。實辦額鹽六十九萬六千三十餘引。考之

先年。竈丁三萬六千有奇。自正德三年以來。比因逃亡。已經御史徐行慶題

准開豁鹽一十一萬九千六百一十四引。至嘉靖五年。又經御史戴金題

准開豁鹽五萬六千五百一十六引。一百六十六斤。嘉靖七年。文經御史李佶題

准開豁鹽八萬六千一百一十二引。一百一十三引。六十七斤。然而司

國計者。以為從實蠲免額課少矣。乃從長計處。先次開豁之數。行在運司。召商買補。後二次開豁之數。仍在邊方。召商報中。俱是見在竈丁

代辦。雖名曰無徵。其實則有課。正孔子所謂無。而為有。虛而為盈者也。臣今查理見在竈丁。僅二萬三千一百有奇。比視先年。是去三之一矣。其二十六萬二千逃亡之

課。皆併於見在煎辦之丁。且年有凶豐。鹽無減額。課無拖欠。文據運司。造到文冊。及查嘉靖七年以前。鹽引俱各開中。已盡。而八年未開者。僅一十八萬三千八百七十引。近又該延綏李都御史題開准鹽十萬

是八年未開者。止存八萬餘耳。今又未知其開盡否也。故督課者嚴併竈丁煎辦。晝夜無休。從事者思慮邊餉不足。銀兩多解。約計一年正鹽餘鹽銀兩。不下一百二十餘萬。意積而筭之。以二萬三千竈丁。而供辦一百二十餘萬之銀。不知幾倍於州縣之稅矣。其拮手裸體勞勩苦骨之狀。亦可爲之長嘆吁者也。近年以來。有辦鹽一引。賑濟銀五分。不拘貧富。一例普施。此蓋誘彼急於煎辦。固爲催徵之術法也。然彼雖頑愚。亦自知食其力。而不以爲惠焉。且竈戶之中。富者十無一二。貧者常有八九。誠恐一遇水旱饑寒。切身則五分賑濟之銀。難挽四散逃亡之勢。逃亡不止。國課日虧。此其無徵之累於今日者。可考也。迨未陰雨之時。爲綢繆牖戶之計。在不惜日前

近小之費。比照州縣建倉備賑之規。此乃恤竈丁之急務也。臣以此訪之運司等官。徵之民竈等戶。皆曰。弘治三年。有刑部侍郎彭韶建議。立倉備賑。借乎未行。于今思之。臣愚亦熟思之。使其當時建有倉廩。爲之充實。竈丁尙爲命脉。夫何逃亡至於今日之甚也。爲今之計。合無令通泰淮三分司判官。既常住居於分司。隨相司邊之空地。查臣問過鹽犯項下。動支銀二百七十兩。各給發本司官九十兩。各令暫蓋倉。數一十四間。再查鹽犯項下。贓罰銀兩。於其三分之中。存留二分。候解邊用。量支一分。均給各司官。責令殷實人戶。趁今秋收實稻上倉。其各場竈戶。犯該徒杖等罪。各該司官受理者。但審有力。及稍次有力。照依近年題

准贖罪收稻事例。責令赴倉上納。不許折收銀兩。其厥經簿籍之法。歛散賑恤之方。一切事宜。容臣於運司等官。公同會議。著實舉行。夫如是數年之間。倉廩充足。一則可以招復逃移。一則可以固結見在。或遇凶荒。時其賑濟。使竈戶得霑實惠。有所顧藉。而無所逃亡。則國課豈有不完者哉。

三曰處逋課以充邊

諸切照兩淮運司歲辦鹽七十萬五千一信百八十引。除開中在邊及水鄉折銀起

解外。查得先年御史徐行慶題

准開豁逃亡無徵逋課一十一萬九千六百

一十四引。後經御史戴金題

准每前鹽一引。價銀一兩。扛解五分。行在運

司召商買補。遵依已將嘉靖六年引鹽召商開中收銀起解。訖今照嘉靖七年八年

前項引鹽。共該價銀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八十九兩四錢。見今戶部主事王邦裕前來查催起解。臣自嘉靖九年六月接管以來。卷查先該御史朱廷立於嘉靖八年五月。行文運司召商開中。前鹽續據商人夏吳段宜等連名告稱。近年參邊開中正鹽。每引價銀六錢。帶盤費止。該六錢五分。尚得關支見課二百五斤。今開中逃亡引鹽。每引價銀一兩。扛解五分。既無見鹽關支。又要自備資本買補。以充正課。實是虧本。情甚不堪。乞憐俯恤商困。或量減價值。或開邊報中。庶為兩便等因。據此。又行運司召諭去後。今經一年之上。並無一商報中。隨呈到臣。臣亦節行運司。署印同知劉璣。召商開中。又呈稱各商不肯報中。臣又轉行揚州府知府陶儼。公同會諭各商。告因

終不樂從。臣又拘集各商同府運官陶儼等。面加曉諭。卒無應募報中者。臣以此憂懼受

朝廷理財之責。不能爲此區處。實當爲之罷黜。且思得以義爲利。國家之道。以利爲利。商賈之心。見有利則攘臂而爭先。知虧本則縮首而退後。曩者開中嘉靖陸年。逃亡引鹽。商人樂從者。蓋彼時邊鹽苦於報中。鹽價以之騰貴。故也。今三邊價值已有定例。旣無別項勸罰之科。文革買窩賣窩之弊。于今鹽法疏通。各處價值平易。若以逃亡鹽價較夫正鹽之價。似有差等。以故累次出榜召募。呼之不來。諭之不至。是亦民情所關。而理勢不假。強爲者也。臣因查得先年割沒餘鹽銀兩。每二百斤。淮南納銀一兩。淮北納銀六錢五分。嘉靖五年。御

史戴金題

准淮南減去二錢。淮北減去五分。定爲事例。見今遵行。臣以此又同知府陶儼等。合集衆商反覆詳論。臣議得前項逃亡鹽課。若欲照舊開邊。實係戶部奏

請定擬運司開中之數。將欲隨時酌處。於原擬價值一兩之中。比照前例量減二錢。仍於扛解五分之中。亦合寬減一分。共定爲八錢四分。以此召商上納。則又係奏奉欽依定擬價數。關係鹽法重務。見今查催事在兩難。不敢輕議。合無下之該部。再加詳議。從長計處。或照舊開邊報中。或俯從量減價值。奏

請定奪。劄臣遵奉施行。庶通課得以處補。而邊儲亦有所賴矣。

<p>皇朝志卷七</p>	<p>...</p>	<p>...</p>	<p>...</p>	<p>...</p>	<p>...</p>	<p>...</p>	<p>...</p>
--------------	------------	------------	------------	------------	------------	------------	------------



